

戰地驚花錄

著生先秋汪李



上海新民圖書公司第兄館

嚴序

涵秋之執筆爲快活林小說也久矣。予與涵秋初未謀面，然郵筒往還間日必至文字商量，神交綦切，又無異於共晨夕而通鑿歎也。猶憶前年之冬，涵秋著俠鳳奇緣既畢，卽以書抵予，謂將更作一小說，雜取戰地遺聞，情場小史，足以闡揚愛國之旨者，筆之於書，揭其名曰戰地鶯花錄，蓋亦鑒於歐戰既作，其間多有兒女英雄，見諸紀載，播諸報章，世之人手披而口誦之，且嘖嘖稱道焉。予初聞其言，而疑之，以爲國內戰爭，殊未可擬以歐戰。歐戰之起，激於同仇敵愾之心，以故各國將士，身列戎行者，莫不殺敵致果，誓死爲雄，卽至綠窗少女，白髮老嫗，受世界潮流之鼓盪，亦且忠義奮發，各抒其愛國之忱，盡其衛國之責。裨史流傳，乃多佳話。至若我國，閱將之鬪，徒爲私利，宗旨既差，貽禍斯烈，頻年兵燹，所可紀者，無非驕將悍卒，毒焰滔天，血雨腥風，流亡遍地，話到刦灰，徒增酸痛。戰地之錄，以言慘史，則有之，更安所得愛國。

軼聞供小說家之描寫哉。涵秋之說，殆近於夸。顧未幾而戰地鶯花錄之原續至窮日之力，瀏覽一過，覺其紀事且幻且奇，亦情亦俠，借兒女之情，寄風雲之氣，雖語多翻空，非必戰地之實錄，而言皆有物，真成愛國之文章。吾同胞苦戰禍久矣，得是一編，乃若愁雲慘霧之地，別有洞天金戈鐵馬之場，獨留韻事以今日溷濁紛亂之時世，而覩書中激昂慷慨之人物，其爲虛構亦自慰情勝無其爲實事，益足破涕爲笑。於是歎涵秋之筆妙，而涵秋之心苦矣。周子劍雲與海內同志，創新民圖書館於滬瀆，開幕伊始，卽商諸予首梓，行是書以應世。予維近今小說，每多賊害青年之作，若斯編者，庶不背新民之旨歟。評校既竟，輒抒所見如此。己未孟夏嚴獨鶴序於海上檳芳館。

周序

文章之道變化無端運用之妙存於腕底文固文詩亦文散文固文駢文亦文經史固文小說亦文文言固文白話亦文筆妙文無不妙一難而無不難漢魏六朝以降作者精研一體已足千秋固無取於食多務博也或謂小說體卑通人所不道白話膚淺大雅所不爲予則以爲普及之廣舍小說莫屬感人之深非白話不能若以文體之尊卑定文章之高下則揚子雲劇秦美新之篇胡可及施耐庵梁山草寇之作白話小說之難一在定名須不空泛不晦澀有籠罩全局之力無人盡可用之病二在回目須生動而不呆滯集成語爲聯巧合天然不露斧鑿痕迹三在切題須能放能收不黏不脫千言落楮一語歸宗不可軼出題外餘則有伏筆也有襯筆也有明寫也有暗逗也寫景如披圖畫也寫人各有面目也刻劃地方風俗如身歷其境也形容諸等社會如親見其人也嗚呼祇憑三寸管一錠墨乃能千態萬形躍然紙

上使人嗅之而芬味之而雋撫之而華刹那之頃不自覺其神經感觸隨著者之文善善而惡惡其學問爲何如其能力爲何如謂非具江郎之才生花之筆乃能如是耶小說之難於此可見前乎此者有我佛山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南亭亭長之官場現形記東亞病夫之擊海花推一時傑作近年以來坊間出版諸品多如汗牛充棟求其可觀百不得一以吾所見惟東江葉小鳳探水滸之精江都李涵秋得紅樓之髓涵秋此作以戰地軼聞成民國信史言皆有物語無不詳良足與廣陵潮俠鳳奇緣並稱三大名著矣
民國八年五月九日周劍雲序於劍氣凌雲樓

范序

予弱冠卒業浪跡春申風雨旅牕弄翰閒暇輒手小說兩三冊沈沈焉聊資送日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行文之難龍門猶然況乎小說結構陸離則失之誕涉想淵邃則失之晦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有非可以率爾操觚者乃今之作者每輕心掉之甚至驚利之一念盤固於中不惜變本加厲誨盜導淫以取償於一時遂使五千年文明先進之國謬種流傳天陰鬼哭其陸沈之痛更甚於洪水猛獸豈不哀哉今讀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戰地鶯花錄說部作而歎曰文字浩劫否極泰來其在斯乎涵秋文筆斐然思想高尙左繫右拂揮灑自如彷彿平淡春山風流醞藉自足引人入勝更安有誕與晦二者交譏其說部之有聲於世也固宜此編言愛情則不流於匪僻而少年勇邁之氣油然自生言軍事則不涉於粗暴而愛國保種之精神沛然莫禦且能鎔鬚眉巾幘於一鑪併作美談牢不可破愈奇肆愈雋永予蓋

歎觀止矣杜工部有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以古衡今殆有大謬不然者歟嗚呼天下苦兵革久矣受盟城下操戈域中驚怖環生目不忍覩予願持是書以贈之庶爭投雞林之金蹠貴洛陽之紙相與銷兵氣光日月亦云樂已歲次己未暮春之月吳縣范汎君博甫謹序於海上吟風齋月樓南牕之下

小愛國小說戰地鶯花錄上集目錄

- 第一回 開市煙雲人驚絕豔 旅齋風雨客述奇聞
第二回 進讒言劣兒廢讀 明大義烈女全貞
第三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豔陽時
第四回 舊知縣頻遭月旦 新議員重出風頭
第五回 借賈財氣死孟宗魁 求子息樂殺王无咎
第六回 易女裝嬌兒入世 驚國變老父歸天
第七回 真相思男兒驚絕豔 嬉入學女校結新歡
第八回 孤舟遇險夜渡重洋 兩小無猜春生錦被
第九回 傷時局狂歌當哭 感家難發憤從戎
第十回 避兵禍挈眷走羊城 奮戰功隻身入虎穴

愛國小說 戰地鶯花錄

第一回 開市煙雲人驚絕豔 旅齋風雨客述奇聞

國事蜩螗矣。近年來燕雲萬變。楚歌四起。鋒鏑餘腥。無避地。況值瘡痍未已。問誰是中流柱砥。大好男兒身命賤。照青萍剩得頭顱。幾興祖國在此。舉著書慚悔。繙情史說甚麼。滴粉搓硃。鴛儔願撥銅琵琶。驚靈夢怕有血痕。滿紙一字字金戈鐵甲。一聲聲哀箏怨笛。定有人腸斷秋風裏。編實錄重開始。

這一首小詞是作者自悔。近十餘年來碌碌與筆墨爲緣。本無南董之才。不諱東施之醜。世人不諒偏生要加他一個小說家的虛銜。作者自從拜領這譜閱之後。兀自暗暗好笑。沒事時候少不得便將從前所著作的文字重行虛銜。以後兀自暗暗好笑。沒事時候少不得便將從前所著作的文字重行譜閱。一過彷彿小學生溫理舊書。一般及至細細看去。實在沒有甚麼有益。

社會的地方不是爲那些痴男怨女撰一篇列傳便是爲那些蛇神牛鬼編一部世家不到幾十年光陰怕我這個虛銜不獨不能世襲罔替簡直要加我一個辜恩溺職的罪名褫奪勳章永不敍用了況從鏡子裏面再看看家年貌蕭疏白髮已非張緒當年寂寞紅顏詎冀玉簫再世閒情都謝綺齊刪這是一層再者道不高而毀來名未修而謗至閒情逸致我原無造釁之心風聽臚言人多作含沙之想指桑而罵槐遂僵桃而代李因此悟間之苦趣嘗世上之酸鹹落葉打包清流洗脚人畜無非平等爾我俱是冤親暫戢刺刺之喉永捲曉曉之舌……作者正在那裏懊惱一番又將適那些話顛倒價敍述一番正自說得高興猛不防側首裏走過一個平時最熟識又長於口才的朋友笑吟吟的駁著說道照先生這樣講起來似乎成瓦何以今日還一般的在此東塗西抹豈非言不由衷麼這幾句話說裂從最才冤成瓦以後既不替人家撰列傳編世家便該削筆成錐焚紙成灰搗墨成泥說

得很是促狹轉將作者引得笑起來笑了。一會復又正色說道足下的話差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在下豈但要改過且想補過茶溫飯飽燈燭酒闌偶一興到想起這世界上也還有幾個磊磊落落的丈夫做出幾件烈烈轟轟的大事斷不能因為我懶於執筆便將他白白埋沒了桃花曲扇柳敬亭別有傷心槐葉深宮王摩詰正多感触只要讀我書的見豪傑知道崇拜遇宵小知道勸懲增男兒愛國之心翻昔代從軍之苦只也算。是文人天職醒世婆心若照先生適纔勸我的那一篇議論豈非又近於厭世過深絕人太甚麼於是在下便慨然說道這一部小說却不記得出於何代何時何年何月只記得我有一天剛剛在上海做那個寂無聊賴的寓公因為繙譯著一部外國偵探稿子業已告竣是日又是春雨綿綿道途的滑不便向馬路上閑逛一個人獨自睡在一張汽皮椅子上面兀自朦朧的。思量去同睡魔結個良伴便在這個當兒棧房裏一個侍者匆匆的從外間

拿着一封信送進來那個睡魔看見侍者影子他已經逃遁我也就將那信接到手裏拆開來一看原來是報館裏一個朋友寄給我的信上說的他因爲本館有件要事要向福建省去勾當一番知道我閒居上海也沒有事做想邀我做個同伴一路上好破破岑寂並說如若承我允許今晚航海的輪船准於十一句鐘開行便在這輪船上接洽信尾上並附一行小字說是君如不往請趕在午後用電話見覆……我仔細一想我如果肯往自然便不消覆他電話了心裏十分高興與其蟄居在這旅館裏何妨航海一作壯游立時將信擱在皮包裏便忙着去料理一切什物忙了好半晌眼見得諸事妥帖祇單單剩有床上的被褥尙不曾打疊侍者見我這光景知道我要出門遂上前問我動身的時候我隨卽將適才信上的話一一告訴他並託他結束帳目打聽幾時可以開船回寓告我不可誤事侍者一一答應果然當晚約莫有夜飯光景侍者回來替我將被褥一古攏兒結束嚴密所有行箋

及什物等件雇了一個人挑往船上。我一經抵了輪船，那船已在江岸邊。嗚放起那催客汽笛，旅人來往如螞蟻一般。我跟着那個侍者押着行李逕向官船裏走進去。早看見那位朋友高踞在中間炕上，見了我歡喜得甚麼似的。倉卒之中也及不得閒話，一直等到鐵輪鼓動船上人聲方才寧靜。一霎時出了外海，回頭再看看那一座上海地方，已剩得電燈萬點，眨眨眼又不見了。經了三晝夜，船已入口，那個朋友遂同我一齊進省，揀了一座高大旅館安置下來。休息了一日，第二天那個朋友便出門勾當他的公事，我倒又獨坐旅館同坐在上海那個旅館的寂寞一般。無二我暗暗好笑，旅館的侍者瞧出我的心事，笑着說道：「先生悶坐在這裏毫無興趣，何妨破點工夫，向街上逛逛？我們這裏不久便要出賽。」夏老爺會了連日那些會中的執事，忙着操演。大家都 在那裏興高采烈。我們城裏有幾句俗語說得好：「要得河水，乾夏老爺安如山。」要得河不旱，會中朋友忙出汗。不瞞你先生說，我們這地

落有條城河每逢旱年河道上可以走得行人說是只要夏老爺出來賽會會裏的人忙得滿頭滿身的汗一把一把的向河裏洒去立刻便就成了。會者正指手劃腳的說得高興忽的隔壁一個房間裏喊人泡茶那個侍者連連答應着就跑了我聽他說話很覺得好笑再要詳細去問問他已是來不及了好在平素常聽見人說福建這夏老爺會真個名震一時難得我來的時候又巧碰著這機會倒不可不前去領略領略主意已定遂鎖好了房間逕自踱出了旅館大門信著脚步走去所喜這建設旅館的地方是個通衢大道來來往往的行人很是不少竟有好幾處街道業已搭設彩棚鋪張揚厲夾道旁邊一家一家的香舖都是臨時設置的走了好半日却也不曾遇見一班操演的會正自沒興又轉了一條街忽的從眼前湧現出一座正高大的門檻一例水磨磚砌成的門樓大門底下深深懸挂著一條碧綠珠簾正

自奇怪暗想這個人家如何會將簾子挂在外邊來這是甚麼緣故哩。猛一轉念方才恍然失笑道不錯不錯我們家鄉每逢地方上有迎神賽會的事。那些仕宦人家有些少奶奶小姐又不便拋頭露面出來看會失了官僚體統不是都用著這勞什子懸挂門首他們在裏邊看得見人人在外邊看不見他們的意思。目下這裏正鬧着賽會這個人家自然也少不得如此辦法。了但是這人家畢竟是誰呢再一抬頭原來牆外邊還高高貼著一道大紅官銜條兒是省議員林第五個極大的大字心中很是覺得稀罕剛在徘徊。一街上的人都忽然譁噪起來說會來了會來了便從這譁噪聲音裏遠遠聽得嗚嗚嗚喳喳彷彿奏着軍樂模樣頃刻之間沿街的店舖都擠擠的擁着許多人伸直了頭向東首瞧看便是走路的也都停着脚步揀人家屋簷底。下立着等待那個對面一家大門裏早聽見一陣笑語之聲跑出許多婦嬌女寶光珠氣鬢影衣香隱隱約約十分好看這時候那軍樂聲音越走。

越近了兩旁看的人驕又大笑起來說道呸我們還只當是出夏老爺會那裏知道並不是出會是本城陸軍學校裏學生在城外試操回校經過此地這有甚麼趣味呢說着大家腳底下便都有些活動想要走開去不似先前靜肅這個當兒便聽見對門飛過一種嬌滴滴的喉嚨喊着既說不是賽會你們把這簾子打起來罷立刻就走過幾名家人笑道弟兄們聽見麼賽姑吩咐打起簾子呢簾子剛剛打起却好學生前隊已到第一個走的身段很高挺胸凸肚手裏高高擎着一面紅緣白地湖綢繡旗隨着風捲得瑟瑟的旅上繡的字樣便看不清楚旗子後面一班軍樂其餘便都身着陸軍服肩上一例的背着明晃晃五子鋼的新式快槍滴搭滴搭按照步法真個走得首不約而同的一齊都一向右看一起來比較平時聽見口令還來得齊整都是如此末了押隊的是個少年體操

教師結束得十分華麗。腰間拖着一柄指揮刀，金索紅繩鮮艷奪目。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無意走到此處。忽的拿出一個銀哨子，滴溜溜的吹得價響。於是全隊都立定了。畢竟是個教師，身分不似學生們舉動公然直。向右看角上全剩了些些白膜，形狀十分難看。停了一晌，方才有氣無力的喊了聲：「不過將一雙眼睛深深的沉下來，將兩個黑眼珠兒向右邊直斜過去。左開步……走……」隨又聽見滴滴搭滴搭迤邐向西而去。原來這林家門首，自從將那珠簾高高捲起，少不得裏面的內眷一個個都將全身色相顯露出來。內中尤以一位十四五齡女郎名字喚做賽姑的更為艷絕。只見她高高站在一張金漆椅子上面，顧盼飛揚，嬉笑無度。身上穿着一件芙蓉羅的夾衫，外罩立色蟬翼半臂胸口一順排着光瑩奪目水鑽鈕扣，額上齊齊覆着碧清的頭髮，兩旁便一直壓到耳朵底下，越襯出修眉妙目，粉鼻硃唇。至於足下雙鈎，却被別人身子攔着，不能容人細細賞鑒。（此等處讀者要宜留

意。這個時候學生隊業已過去夏老爺賽會却又未來一霎時間街上行。人紛紛走散林家門首那扇簾子依然重行放下攔得一個文風不動只看得我這獸子還只管痴痴的立在對過一家檐下在那裏凝神貫想呢諸君我在先不是說過的我已近中年久銷綺思難不成今日忽的看見個小小賽姑會爲他勾起甚麼邪念不成諸君如果這般猜測我那就將冤枉死了我在此時不過觸着一個念頭覺得這議員兩字看去却似個耀頭銜然而論他這責任很是重要下佐國民上監政府是都人士將他舉出來的並不是官中封贈出來的與欽加欽命那些字樣却迥乎不同。以這一位林老先生不贊不尬竟從大門外邊將這幾個字高高張貼起來誇耀別人耳目我怕他這官癬很淺呢正在沉吟之間猛的覺得身邊有個人將我肩上使勁一拍嚇了我大大一跳忙抬起頭來一看原來那個拍的人就是同我一齊到福建的那位至友他輕輕向我笑着說道老哥在這我個來何選榮我這剩行。

裏出甚麼神呢。他說話時候也就將個頭掉轉去向林家門首望得一望重又說道哦我知道你又少見多怪了難道這福建省裏著名的黑虎林家你還不曉得我當時驟然聽見這四個字很是新穎不禁也笑起來便說道小弟是初到閩省不比先生在這地僻居過的所以各事都還一一明白譬如這黑虎林家小弟不但目中不曾見過便耳朵裏也不會聽人講過這字樣已經新穎不過可想內中歷史必定很有趣味先生何妨就此見教呢那個朋友聽我這話兀的將舌頭一伸重新笑着說道這段歷史却是人家祖上一種笑話兒說出來也不甚雅馴就是你要聽也須等到廬裏細細告訴你如何可以當着人家門首高談闡論的講起這話給人家聽見怕不要給我上耳光子吃你看這時候天氣驟熱東南角上漫着雲氣雨意沉沉的此處也不宜流連了還是快些回廬罷我隨卽將天色望了一望果不其然那雨勢好像頃刻就要到了趕忙拎着長衫匆匆的偕着我那朋友向廬裏飛跑

只見街道上的青石滑得像油一般及至趕到寓所已是走得氣喘吁吁。彼爲氣候太熱却好全行開放剛坐得下來呷了小半杯茶。驚覺得一陣東風吹得那窗上幔子瑟瑟價响很是爽快這時候侍者早又忙着進房替我們將窗子又一扇一扇的關閉起來我笑着說道這風吹得煞是有趣很不用你懸懃忙着關格子做甚麼難道想將我們悶死在這屋裏不成那個侍者笑道先生還不知外面已經落雨了這一回又是順着東風疏疏斜斜的都向這裏飄灑若不關上窗子怕這案頭的什物都要透濕了我聽他這話纔留心向外望去原來那雨並不大急切間却聽不見雨聲再看那案上書籍果然都薄薄潤澤了一層也只得一笑聽他去料理休息了一會電燈業已通明窗外雨聲比較先前來得兇猛疏櫓餘溜滴瀝不已料想今晚並不能出寓到酒館裏去用膳便分付侍者在棧裏預備晚飯同我那個朋友。

在房間裏吃了入夜彼此都閒着無聊正是我好追問林家那段故事的機會了我那朋友也猜到我這意思好在兩人的臥榻相去都不甚遠大家披了寢衣坐在牀上閒話倒很有趣那個朋友便向我笑說道這福建省城老哥是不輕易到的這也難怪這裏風俗人情老哥都不甚明白至於我呢雖是祖籍浙江却自幼兒隨着父母僑居此地所以像姓林的這份人家目前的局面以及先世的盛衰倒常常聽見此地父老講說過的但是第一件我却先要請問老哥今天在他家門首可曾看見些奇異的人物你先告訴我我就從這一個人身上先行講起才有眉目呢我隨卽想了一想說道今天雖然在這林家門首看見好些內眷因爲出來瞧會的一時間也辨認不能清楚至於奇異的人物却沒有甚麼奇異的祇一個女郎名字叫做賽姑生得很是不俗在他們內眷之中倒要算得一個翹楚一個女孩兒家長得眉目艷麗些也是有的却算不得甚麼奇異我說到這裏又將那些陸軍學

生當時的神情一一演說出來以博我那朋友一笑……我那朋友聽到此處便哈哈大笑起來說不錯不錯我的意思就是指的此人而言你老哥真當他是個女郎麼你却稱不起一個老眼無花了他分明是個男孩子呢我驚訝道哎呀這賽姑原來是個男孩子怎麼他那神氣之間便活脫是一個絕妙女郎目下外邊時行風氣女孩子男裝的也多却不會見過這賽姑好。好男孩子不去做要裝出這模樣做甚這就無怪你說他是個奇異的人物了。但是這林家也有些胡鬧好端端的易雄爲雌畢竟是何用意呢那個朋友又笑道說起來這話很長賽姑的祖老太爺本不姓林又不是福建原籍。這黑虎的笑話兒就是這位祖老太爺的在先一段故事老哥你是知道的。自來談中國形勢者莫不强西北而弱東南以爲要求剛健之夫必趨燕趙。若啓文明之漸又在粵閩這種議論我們却也不敢拿話去駁他却好賽姑。這個人的種族流傳却兼這兩種美質我爲甚麼說這話呢原來他這位祖

老太爺本是山東濟南府的人氏。他本來複性。東方單單諱一個杰字。自幼兒從風沙浹滌之鄉練就一副銅筋鐵骨。他起先家世後人也記不甚明。白只因爲那時候紅巾創亂。接着徐海一帶又被捻匪蹂躪得不成模樣。他祖遺的幾座田地房產。當這兵燹之際。蕩毀無存。祇剩得他子然一身窮苦。萬狀。後來雖大局漸漸平定。他平時既不事生業。到此地步。便幾幾乎要與乞丐爲伍。既無伯叔又鮮兄弟。再想想自家年紀已是三十歲開外。還不曾娶過妻子。說也好笑。這一年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想着老遠在北邊一帶混。斷然沒有出頭日子。東南諸省素稱富庶。雖當大兵以後元氣一時未平復。然而比較起我這故鄉總有天淵之隔。我不若籌劃幾個本錢。向沿海能苦向那些親友們乞貸得一二千文。就拿這一二千文在濟南縣裏買了許多雨傘。高高的堆滿了一小車。心想久聞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如先許。

往杭州去碰碰機會。誰知一路風塵辛苦，到得杭州恰值天時大旱，雨滴俱無。那裏還用得着雨傘？眼見得東方杰的生意是無人過問的了。可憐東方杰真急得沒法。後來又聽見別人傳說江浙一帶雖然大旱，福建省裏數月以來却是連綿不斷的大雨。若是將這輛車子的雨傘推到那裏發賣，包管是利市三倍。東方杰聽着心裏一動，便連夜的又從杭州轉向福建進發。倒連的人說來真是發笑。及至這東方杰到了福建那個福建早已雲消霧散，烈日當空。當這夏末秋初所有道塗上有些泥淖，俱已曬得乾淨。淨東方杰看這光景不禁暗暗到抽了一口冷氣。沒精打采也不想進城去了。只在城外鄉間奔走打量尋覓些主顧。可憐這一晚腹中又饑，走得又沒甚勁兒。眼花撩亂，東磕西撞，只顧向前行去。其時約莫有初更時分，荒田草露，不辨行蹤。先前他本是順着大道而行，不知後來怎生信着脚步忽的走向斜刺裏去了。平蕪軟淺沙土，輕鬆簡直那個車輪子一點聲息都沒有。他走

走得順溜黑魆魆的向前馳去走了有一箭多路那個車子猛的推不前進他一時興起也不仔細瞧看瞧看使出他渾身蠻力便將車頭直撞過來耳邊只聽見嘩喇一聲好似天崩地塌他那身上早已磚石交下泥土飛揚原來將人家一座短牆從轉角處竟自被他撞倒了有一丈多遠他方纔知道自己闖下這天大的禍料想逃避也來不及嚇得渾身發冷又是餓了半日的人那裏禁受得起一口氣堵塞喉嚨竟自推金山倒玉柱量厥在車子旁邊……我聽到此處不由笑得跌嘴裏罵道渾蛋渾蛋怎麼這般糊塗這不是自討苦吃麼幸虧他是推車子僅僅拉倒了人家一座短牆若是叫他騎馬還不要將人家樓屋拆散了麼大約這一頓臭打是不能免的了……那個朋友笑着搖頭道老哥且緩奚落他他這一生奇遇便從此發軼少不得聽我慢慢表來東方杰量厥之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纔悠悠醒轉他明記得是睡在人家牆側的及至展眼一看真把他糊塗死了此時却睡在

室裏一張竹榻上面燈火通明許多僕從圍繞在自己身邊像個慇懃伺候。的光景再偷眼向上邊炕座上一瞧分明一位蒼顏皓髮的老翁在那裏沉吟不語屏風之後隱隱約約還有好些婦女躲在一旁竊竊私議東方杰真個摸不着頭腦可憐他心裏一總還記着他寶貝似的雨傘車子微微開口向身邊一個僕人問了一句又聽見炕上那位老者提着銅鐘喉嚨笑道你們大家聽聽他這元神不是入舍了麼且不用儘灌他薑湯你們好生的將我吃的那個參朮膏調一盞來接一接他的胃氣這時候便聽見屏風後面嚶嚶答應了一聲不多一會就有一個僕人用磁勺一口一口的喂着自己也不知道裏面是甚麼只覺得甜津津的很有味兒好在自己已餓得久了便老實都吃入肚裏那位老者方纔輕輕走下炕來一面望着他吃那參朮膏一面撚着自己短鬚堆着滿面笑容只顧向東方杰臉上瞧着覺得他一副紫膛色面皮雖然被那日色曬得黑巍巍的却是光彩內蘊寶氣

外涵越襯出粗目濃眉五官端正老者越看越愛口中不住的低低念着道果然端的是。一位黑虎臨凡我家媚兒今夜所見決非無故……說過這兩句話重新命僕役將這人先行扶入外間一座書房裏安置等待他將息好了明天再詢問他名姓不遲……我聽到此際方纔恍然大悟覺得這黑虎林家的故典原來就出在此處不免重又追問了一句說我不相信這東方杰闖下這樣大禍那老者還如此厚待他其中定有蹊蹺那個朋友又笑道甚麼蹊蹺不蹊蹺呢這總是當初一般老先生迷信太深纔造化了這山東僥子我先將那位老者家世告訴了你你可就明白這中原委你道那位老者是誰他便是今天你所見的那個林議員家裏的嫡派祖宗了這福建省裏本要算姓林的是個大族這老者名字便叫做林春熹在道光朝點了翰林後來做了一任淮安府知府那個缺分雖不甚腴美他本本分分的倒也蓄積了有十多萬銀子因爲書生習氣太重不善逢迎上司到了五十多

歲。遂。告。了。一。個。因。病。休。養。在。本。省。裏。娛。樂。晚。年。夫。人。姓。劉。也。曾。生。過。幾。個。兒。子。只。是。活。到。三。五。歲。便。死。了。其。時。膝。下。祇。有。一。個。愛。女。名。字。叫。做。媚。珠。那。年。已。長。成。十。九。歲。了。春。烹。有。時。候。也。想。娶。一。房。姬。妾。無。如。他。那。劉。氏。夫。人。閻。威。利。害。不。容。他。作。此。妄。想。此。論。也。就。作。罷。髮。匪。亂。時。省。城。一。夕。數。驚。春。烹。夫。婦。早。已。挈。着。女。兒。避。居。在。鄉。間。同。治。初。年。國。事。大。定。依。劉。氏。夫。人。意。思。儘。想。入。城。居。住。不。料。春。烹。老。先。生。因。愛。着。鄉。村。風。景。又。因。爲。在。這。別。墅。裏。住。了好。幾。年。一。時。轉。不。肯。捨。此。他。去。好。在。他。那。住。室。外。邊。雖。是。黃。土。短。牆。內。裏。却。一。例。的。疏。簾。畫。棟。沒。事。時。候。除。得。賞。玩。賞。玩。山。水。便。親。自。教。兒。女。習。字。讀。書。那。媚。珠。小。姐。雖。及。不。得。今。日。那。個。賽。姑。美。麗。畢。竟。是。個。大。家。閨。女。品。貌。故。自。不。凡。因。爲。父。母。擇。婿。甚。苛。雖。年。已。及。笄。尚。在。閨。中。待。字。(以祖母而與其孫比較)。顏。色。固。是。奇。絕。之。筆。然。從。此。處。看。去。却。又。一。時。叫。人。猜。測。不。出。)。有。一。晚。正。是。七。月。天。氣。殘。暑。未。淨。夜。涼。乍。生。媚。珠。小。姐。趁。着。父。母。業。已。入。寢。他。便。悄。悄。

的。偕着兩個侍婢，向院子後面一座草亭上納涼。亭子面前挂着幾盞紗燈。媚珠便斜在一張湘妃竹榻子上面，身後立着一個婢女，拿着紈扇替他輕撓着。魚更初躍，媚珠小姐兀自睡眼惺忪。那個婢女便催着他進房安歇。媚珠小姐方纔懶洋洋的立起嬌軀，想下亭子耳邊忽聽見一片山崩地裂的聲音，嚇得芳魂出竅，凝睛向外看去，陡然驚叫起來。說短牆外邊分明撲進一隻黑虎。那黑虎眼中光芒四射，因為勢力用得太猛，頓時將那短牆扯倒。再看那黑虎已不知去向了。（寫得似是而非，便全是女孩兒家思想）再經那兩個侍婢十分妝點，更說得活靈活現。霎時之間，將家中上下人等全行驚起。春熹老夫婦在夢中也聞此聲息，問着媚珠小姐。媚珠小姐同侍婢又一口咬定是如此。如此老人心下大疑，便提起他當初閱看舊小說的心理，覺得世間往往真有此事。這短牆倒的緣故，雖然不見得真爲甚麼。黑虎或者外間竟是貴人下降，也未可知。（在此老方以爲自家見解，高着女

兒許多寫來真堪發一大噱）那老先生自從心裏存了這種思想。至於一片短牆扯倒了倒略不介意。一心轉想出來尋覓貴人。（真是奇絕之筆）

立刻傳齊了僕役大家點起燈籠火把復行開了大門兜轉到後園外面那裏有甚麼黑虎影子早看見一輛雨傘小車歪在灰土裏車子旁邊睡着個大漢鼾呼不醒僕役們無不哈哈大笑有的便嚷着快將這漢子打醒了。一叫他賠我們這牆正紛紛鬧着那位老先生不慌不忙提起一柄燈籠向那漢子臉上照得一照頓時正顏厲色的吆喝着僕役們不許囉唣你們快。我將這漢子好好抬入我們屋裏等他元神入舍讓我好生問他你們這些蠢材那裏知道甚麼高低你們以爲看不見那個黑虎就這樣大驚小怪起來。嗚嗚等待我告訴你們明白你們纔知道這種道理呢。大凡一個有根器的。人都有一座本命星宿像古時候那些真命帝主呢。他的星宿便是個龍器。第一次一等便是王侯將相了。王侯將相的星宿便是個虎。（武斷得異常可笑。

一小姐分明看見一座黑虎冲牆而入。此時黑虎已經沒有了祇，剩得這一個漢子。那黑虎不是這漢子的星宿是甚麼呢？那些僕役們聽了，大家將信將疑，只得依着老主人說話。一面將這東方杰抬入室中，一面將那雨傘車子便由牆缺處也推向園內。好在其時已值承平夜間，却沒有甚麼盜賊。這座破牆只好等待天明再行補葺。我又笑道：「這事真是奇聞，我不相信這位老先生頑固迷信到這步田地。若在目前文明開通的時候，斷然沒有人肯說這話……」那個朋友也笑道：「誰還不是這樣說呢？只是在這個當兒，他先生既發出這種議論，誰也不敢拿話去駁。他其實那位媚珠小姐，當時又何曾真個看見甚麼虎影子？因為在那夜色朦朧之中，那輛雨傘車子黑巍巍的又高又大，他又說虎眼睛裏射出光芒來，後來經人揣測，這光芒便全是雨傘頂上那些銅帽子映着亭子上面的燈光，遠遠看去不甚明。白自然疑惑他是虎眼睛裏的光芒了。（疏解明確可釋羣疑）總是東方

杰這廝的造化既然有那媚珠小姐誤認黑虎推牆又有那位老先生斷星君轉世到了次日林春熹果然殷殷勤勤的詢問他名氏族里東方杰少定不得一一說了春熹成竹在胸立時向後室裏同他那位劉氏夫人商議意欲將他膝前那位愛女便行招贅東方杰爲婿劉氏夫人起先決意不肯是我家這媚珠經許多宦族求他爲媳我們總是揀長揀短不肯輕易將嫁給人家如今忽然招贅着這一個無家無室精窮的匹夫被別人聽見了他說豈不要將牙齒笑掉這時候少不得要累春熹先生引經據典拿着許多話纔將劉氏夫人的事比喩給劉氏聽了後來又漸漸說到這東方杰將來定是不凡封侯拜相故事一定是一樣好女婿呢好容易說了許多話纔將劉氏夫人的事說活動了好在那時兒女婚事全是父母作主只要父母允許了也沒有去同女兒斟酌的理那媚珠小姐聽見這個消息心裏雖不甚願意也因爲自己是個女孩兒道這相故

家羞人答答的不能說出別樣話來到三個月的工夫間名行聘納采迎娶。全林家一手經理東方杰落得現現成的做了五馬黃堂太守家的嬌婿。你想這東方杰其時心裏歡喜到甚麼分兒呢……我越聽越是好笑只顧撲手打掌喊着奇聞奇聞說若不是你原原本本說得有憑有據告訴誰也不肯相信便是我兄弟在上海編小說也不能編出這些話來叫人駁我便依你說這東方杰不過做了林家的女婿並不曾給林家做兒子如何你又說是賽姑的祖太爺呢這不是老大破綻那個朋友又笑道你且聽我再往下說罷東方杰既已娶了媚珠小姐料想他那輛雨傘車子已經置之高閣不再出門去賣那雨傘了其時在鄉間又住了半年他便同他岳翁發出議論要想在社會做些事業不能老困守在這荒僻所在林春熹暗想這話也甚有理他們少年男子不比我這老朽理應享這田園之樂若是要想他們成家立業還須搬向城裏去居住好在城裏本來置有許多高大房屋

第二年春間依然搬回自家住宅便是老哥。今天看見那所高大閥閱了進城之後。春熹老先生又發出許多私蓄給東方杰。開設莊號偏生東方杰。時運發達。凡有貿易無不利。市三倍歷年很聚積了些財產。明珠小姐先後又生了兩個兒子。却好這一年劉氏夫人身故。族中還有好些子姪。無不覬覦。他家當厚爭着要繼給春熹。爲後。開了一篇應繼名單。倒好有二十餘人之多。你不讓我不容你。鬧得一塌糊塗。將林春熹氣極了。便發誓一個不許。承繼情願將自家女兒所生的外孫爲後說也。奇怪那些子姪。自家人只不肖輸這一口氣給自家人聽見。老人家要立外孫爲後。倒反心悅誠服不敢前去爭執。所以東方杰那兩個兒子轉安安穩穩都姓林了。（嗟乎同室操戈。反使外族坐享其利。我察社會現狀。我爲寒心。）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一回文字所謂書中楔子是也。尙非本書正文是以從作者與其朋友口中說出。賽姑遠代遠代而必叙。東方杰者重在賽姑。以一人而兼有剛友文。

健婀娜性質故也。東方杰既爲西北之英媚珠小姐，又屬東南之秀遺傳。至賽姑然後雙美具焉。

黑虎林家事甚怪誕，然說來却有情理。與舊小說談神說鬼者故自不同。

原評

起首一詞及開場數語，寄慨至深。削筆毀硯，諸語尤足見著者一肚皮牢騷。不平之氣，然又句句籠罩全書，絕非無謂。而發是好文字，是好筆力。賽姑爲書中主人，如此登場，撲朔迷離，用筆奇詭尤妙。在顧盼飛揚嬉笑，無度八字已活畫出一個風狂樣子來。令人一見便知，賽姑爲何等人物。黑虎一段寫來，令人失笑。然在舊社會中，確有此等情景。至同姓爭產，甘讓外族，尤爲中國人一種特性。此一部外交史，所以每讓漁翁得利也。卽小見大家國同慨，作者眼光固不僅在針砭末俗已。

獨鶴評

第二回 進讒言劣兒廢讀 明大義烈女全貞

且說東方杰自從將第一個兒子林煥華承繼給林家爲子之後（此下便入本書正傳不再入作者口氣與上回截然各不相同讀者須能理會）不上幾年春熹又已身故東方杰一個轉念老實也不再姓東方了公然便稱爲林杰世易時移好在更沒有人追問他的根底安然同他夫人坐享林先生家這份家業林煥華生得美秀而文性喜讀書自幼兒便穎悟異常一時有神童之譽十六歲上便在本縣入了邑庠林杰夫婦自不消說得是十分鍾愛那時候縣學老師是江蘇人氏姓孟雙名宗魁因爲煥華遊泮少不得來拜謁老師相見之下知道此子將來必成大器央出當地縉紳向林杰說合情願將膝前一個愛女名字叫做書雲的配給煥章爲婦林杰一口便應承了當時便送了聘禮過去準備第二年秋闈以後擇吉完娶煥華在暗中也曾打聽過這孟書雲小姐家傳舊學精通翰墨只是一層這孟小姐的輕薄文字不是閨中才華却不在詩詞歌賦上用心因爲這些月露風雲的

女孩兒家可以研究得的平時議論起來都覺得道蘊詠絮之才易安傷春之語雖復名傳後世總不免玷了閨娃身分（掃去尋常小說家一班才女結習論人固迥超流俗論文亦擺脫恒蹊）自己只把那些三天崇國初的帖括之學潛心討論每值銀缸結燄靜夜沈沈花陰裏常送出孟小姐咿唔之聲真是清脆可聽不上幾年居然成了一個八股名家批點丹黃又全出自他老父手筆這位孟老先生年逾半百尙無子媳你想他焉有不將他那副全身本領拿出來造就這不櫛進士的道理呢後來孟小姐已知道受了家的聘禮夫婿又是個年少秀才芳心暗歡喜自家在背地裏打算若是林那人秋闈獲雋自不消說得萬一姻試報罷暴腮而還我嫁過去之後倒要加意督責儘我所有的學問把來成就他的功名庶不負我數年螢窗攻家是個掃眉才子八股名家他那裏還敢怠慢真個日夜手不釋卷把所有（奇情奇事可謂從兒女婚姻上別開生面）林煥華既然知道他這位

外間的名人闔墨竭力揣摩便是睡夢裏都咿唔唔吟哦不絕誰知用心過度那個頑固時代讀書士子只知道伏案功深於衛生上毫不講究從是年冬間林煥華便得了一個咯血症候他又深恐給他父母曉得了替我擔憂還是小事萬一再攔着我不許用功那纔要把人急煞了呢（此種見解驟觀之却是一個賢子然而可嘗處畢竟甚多不足爲法）於是決意隱瞞着不肯告訴別人知道大凡一個人諱疾忌醫定然要養癰遺患林煥華便因爲存了這個主意不上兩個多月已是骨瘦如柴形容憔悴後來被林杰夫婦瞧出他的神態逼着問他他才約略說了幾句嚇得老夫婦驚魂無措一面延醫調治一面分付他好生靜養自是以後不許再捧那牢什書本子林煥華也覺得性命要緊方才依着父母的話暫且將那些闔墨束之高閣一直延至次年春間始覺漸有轉機林杰家中本來請着一位西席先生教他兩個兒子讀書（不表明此句幾乎將那位議員老爺忘却借此輕輕一

點頓時覺得另有一頑劣兒童躍然紙上。那位西席先生却是閩中耆宿道德學問卓然表表。因爲與我這書中沒有甚麼關係。老先生的名諱我也不再去替他表明。轉淆讀者耳目。當初那些做人家西席的却與近來时髦不同。決不是一味敷衍。東翁哄騙學生只圖一年混他幾百元修金。至於這學生將來成材與否。他却概不過問。（調侃不少）這位老先生却是盡心教育愛着這林煥華。刻苦用功。他也一毫不肯鬆放。自從煥華得疾之後。林杰倒也沒有甚麼別的意思。轉是林氏夫人嘖有煩言。說好好一個體氣健旺的孩子硬生生的被他先生督責太嚴。以至逼出他的病來。若是我這兒子有個三長兩短。我不叫這老貨償我兒子的命。我定然不活在世上。……林氏夫人雖然有這些不講情理的話。也不過是在閨房以內說着。出出悶氣罷了。偏是他那位第二賢郎名字叫做林耀華的。（隨手補點出來）積伶不過聽見他母親說着這話。他其時也不過才十五歲。便趁這個當兒指

手劃腳向他母親冷笑道可是的（三字神來）我在先告訴過媽的是些甚麼話媽總是罵我說我扯謊（可想扯謊已非一次）媽如今也明白過些來了那老猪狗簡直也不是教書先生翻起兩個白眼珠兒與活強盜一般無二哥哥起初沒有病的時候他逼他念書也罷了或者是他的好意至於哥哥已經病得不成猴子頭了媽也曾分付爹去告訴老猪狗說停幾時再叫哥哥念書罷單教耀兒讀讀三字經也好那裏曉得那個老猪狗毒得像蛇一般（又是猪狗又是强盜又是蛇先生頭銜越加得多越顯得耀華待先生之忠且敬一笑）除得拚死拚活同我做對一般的還逼着哥哥在夜裏躲在他那牢牀上點一盞油燈瞞着別人念書可憐哥哥那時候念得上氣不接下氣只管一口一口鮮紅的血吐在那老猪狗白帳子上那老猪狗却也不嫌膩贊還望着哥哥發笑我也猜不出那老猪狗是安着甚麼心兒我雖然坐在書桌旁邊我就很有些不大願意……耀華一面說一面拿眼

去偷瞧他母親臉上氣色覺得他母親頗以自己的說話爲然並沒有嗔責的意思（溺愛太深縱子爲惡此家庭教育所以不可不講）益發快意又嬉皮癩臉的簡直坐向他母親膝上去用一隻小手摸他母親下顎笑問道件媽都有我笑媽這鬍子却輸給爹了媽幾時索性再同爹大鬧一場逼着爹分些出來安在媽這地方也好（此等處看似戲筆已將林杰平時之懼內林氏夫人之潑辣從無字句之間一齊和盤托出世間不乏有依裙帶而富者讀此能毋寒心）這幾句話早引得滿堂的婢僕都失聲大笑起來林氏夫人又是生氣又是好笑輕輕用手掌將耀華那隻手擊得一下罵道糊塗畜生越說越不成話了還不替我快滾下去我這身上禁得起你這般揉搓耀華便趁勢向地上一跳見人笑他他也默默地望着人笑又用兩隻手圈起兩個指圈兒套在眼睛上面裝鬼臉子林氏夫人笑道剛才說的話倒

還像個明白道理的……耀華猛然聽見他母親加着他這獎語心花怒放。便不再裝鬼臉了。重又正色說道：媽呀！像哥哥這病，媽還想他好呢？還是想他不好？林氏夫人笑道：這孩子又來胡鬧了！你哥子自從得了這病，我成日夜的焦煩，到甚麼田地巴不得他立刻硬朗起來。我才歡喜怎麼會不望他好呢？耀華拍手笑道：媽何不早說？若是真個望哥哥病好，我倒有個絕妙藥方子，只須吃一劑。包哥哥硬朗起來，更不消用。第二劑林氏夫人一時轉被他這話矇住了，又看他這般正言厲色，料想不是頑話，忙立起身來，問道：好兒子，你有甚麼藥方子可以吃得？哥哥病好，你爲何不早說？好在如今還不甚遲，你可記得明白？是那幾味藥快說出來。我叫人到藥舖子裏趕緊配去。耀華忍着笑說道：這味藥舖子裏却沒有，却好出在我們家裏，只須媽去吩咐一聲，叫我們書房裏那個老豬狗趕快回去。老豬狗回去之後，哥哥病如不好，你們只管罵我。（哥哥病已不好，罵你更有何益？而出自小兒口中。）

便全是不知輕重語）耀華一面說一面嘻天哈地的大笑猛不防他父親林杰靴聲禿禿的已打從外面走入來耳邊也隱約聽見一兩句還不很十分明白便含笑向身旁一個僕婦問二少爺在這裏同太太講甚麼這樣高興那個僕婦便含笑將耀華要趕逐師爺的話約略說了些林杰也忍不住好笑忙沈下臉吆喝道小孩子不許亂講這是一味甚麼藥還說醫得你老子病好林杰說着便又望着林氏夫人自信自家說的這話更沒有可以批駁去處（暗暗補寫林杰平時說話其常被林氏夫人批駁可知）誰知林氏夫人却又不然先前對着耀華聽一句只管點一點頭及至後來看見林杰責備耀華不是頓時愁眉淚眼冷冷的說道兒子呢橫豎也不是我一個兒飛（奇語）耀兒說的看似孩子話然而細想着倒實在是至情至理耀

華站在一旁聽見他母親說到這句早用一個大拇指直豎的藏在背後給婢僕他們看又鼓着兩片小腮頰兒待笑不笑裝出正經樣子（畫鬼之筆）一林氏夫人接着說道便是做師爺教人家兒子讀書也須有個分寸兒也不會見沒早沒夜像逼命似的同人家孩子過不去我也會打聽出來（不言耀華告訴自己者爲耀華廻護且坐實師爺之不是也）怎麼煥兒已病到這個分際他還硬叫他藏在臥牀裏念文章世上可有這種不近情理的書獸子哼哼好在帶來的兒子當兵不心疼只是我們做父母的難道便忍心望着煥兒將這條小命送在他手裏不成如今大兒子是被他弄到這田地了還有我這老二依然跟着他讀書呢萬一……林氏夫人說到此忙道我知道你們母子兩人的意思了只是半途上便辭了他這館怕這話難以啓齒罷……林氏夫人倏的將手帕子向懷裏一塞額上兩道蛾眉似

乎蹙了蹙冷笑道論理這些事我輩女流本不宜干涉（口裏說不干涉其實仍是干涉婦人箝制其夫往往用此口角）你自己斟酌斟酌還是師爺同你親密些呢還是兒子同你親密些你若是將自家兒子的性命看得沒甚要緊你就留着他在我們這裏一世也好林杰經他夫人這一篇話一句也不敢駁回只低頭笑了。一笑果然不到半月功夫畢竟將那位西席老夫子辭得去了那位先生倒是極有涵養的毫無異議慨然就道還是林杰看不過去暗中將全年東修捧出來送給他不知怎生又被林耀華打聽得清楚。咕嚙咕嚙告訴他母親因此林氏夫人還同林杰鬧了一場看官看看林耀華這點點孩子究竟同他這位先生有甚麼不共戴天之讐呢處處同他反對其實也不過是因為先生督責太嚴自己又懶於上進遂竭力懲惡自己。的爹媽逼得先生走了好讓他無拘無束享受他做少爺的安閑日子說也好笑他自從九歲上便隨着哥子煥華在家塾裏讀書讀了六七個年頭。

了。入手。讀的。三字經。到了。今年。依然。還是。讀的。三字經。因爲。他。第一年。勉強。商議。添教。新書。恐怕。他。不能。領受。不如。依然。還讀。三字經罷。一本三字經。讀。了。兩年。以來。也算是。百讀。不厭。了。誰知。到。第二年。上。三字經。依然是。三字經。林耀華。依然是。林耀華。兩兩。沒有。交涉。林杰。也是。沒法。所以。一年。一年。遞換。下去。一直到。十五歲。上天。不變。道亦不變。林耀華。仍然。與。那。三字經。結了。個不解之緣。自從。此次。那位老先生去後。他。益毫無忌憚。成日價。便同家裏。使喚的。那些小廝們。無論甚麼淘氣的。頑意兒。他。都幹得出來。有時候。向松上折一幹松枝。扦在帽簷上。做花翎兒。大模大樣裝起老爺來。叫小廝們。一旁點頭。覺得這兒子。這小小年紀。便有如此舉動。將來必成大器。他。的。官署。沒事時。就去排演。有一天。却被林氏夫人。看在眼裏。却不肯去驚動他。

想着當初孟母三遷也不過是怕兒子跟別人學壞了。看起我家耀兒雖在游戲之中仍不失仕宦人家本色若是比較戰國時那個孟子似乎還勝得一二分呢因此越發鍾愛他不忍呵斥地裏還將這事告訴林杰林杰笑道話雖如此然一味的縱容他放蕩慣了也不成個事體依我主見過了午節總須另行延聘一位西席逼着他用心讀書才是正理林氏夫人滿意告訴林杰這話林杰聽了必是歡喜不料他又說出這拂意的話來頓時放下臉色望着林杰說道你畢竟是個平民大百姓出身只知道賣你的雨傘我父親也是瞎了眼睛又說你是黑虎下凡將來必定要做到甚麼大大位分兒可以繼續我家這仕宦之族誰知你如今也捱到五十多歲了幾曾見有過一個翎頂兒飛到你頭上來的我怕你那裏是黑虎臨凡簡直是個黑狗轉世（語語絕倒然而黑虎還是夫人第一個親眼見的今日之下先應自己打嘴）林杰一生一世只恐人揭他這短兒今日驀地被他夫人提起這

話。又。不。敢。使。性。子。拿。話。去。堵。塞。他。又。眼。睜。睜。的。看。見。一。大。堆。僕。婢。立。在。旁。邊。
只。逼。得。他。一。副。紫。黑。面。皮。頓。時。透。出。一。條。一。條。的。紅。光。異。常。難。看。勉。強。笑。說。
道。這。些。舊。話。你。無。緣。無。故。的。又。提。他。則。甚。管。他。虎。也。好。狗。也。好。你。總。算。嫁。給。
我。了。幾。十。年。的。夫。妻。切。不。要。在。這。些。上。面。有。傷。和。氣。林。氏。夫。人。冷。笑。道。傷。和。
氣。便。怎。麼。樣。你。有。本。領。就。將。我。們。母。子。慣。下。來。也。罷。你。還。去。推。你。小。車。子。
去。其。實。我。也。不。是。一。定。怪。着。你。不。去。做。官。不。過。我。那。死。去。的。父。親。他。總。想。出。
幾。個。有。志。氣。的。子。孫。好。讓。我。們。這。份。仕。宦。人。家。不。至。中。途。墮。落。你。今。生。今。世。
算是。沒。有。做。官。的。指。望。了。難。得。耀。兒。在。從。小。兒。便。有。如。此。的。志。向。將。來。總。可。
以。博。得。一。官。半。職。好。叫。我。那。父。親。在。九。泉。之。下。兀。自。歡。喜。我。巴。巴。的。把。來。告。
訴。你。你。轉。沒。頭。沒。腦。又。批。駁。我的。不。是。可。想。叫。我。氣。不。氣。呢。林。杰。此。時。真。是。
林。氏。夫。人。見。他。這。樣。還。思。量。拿。話。去。駁。他。轉。是。林。煥。華。在。對。面。房。間。裏。聽。

見父母在外邊口角更忍不住好在此時病勢已漸痊可忙取了一雙睡鞋笑盈盈的走出來林氏夫人方纔打斷話頭忙安慰着他道好兒子你靜養着罷了又巴巴跑出來做甚仔細撲了風可不是當要的煥華也笑道兒子近來已覺得身子很是硬朗了出來吸取點新鮮空氣於衛生上倒還有點好處……林氏夫人皺着眉頭說道你又來說這些外國話了甚麼叫做空氣甚麼叫做衛生我一經聽入耳朵裏便是生氣我只知道一個有病的人總宜在房中靜養四圍窗幙都要閉得完風不透纔可以免得外邪侵入你只管說這些胡話怕不是同你這條小命做對咳你們此時是人大心大那裏會相信我們這些老腐敗的主張呢……林氏夫人說着便有些悶悶那不樂林煥華却也不敢說別的了轉含笑向他父親說道爹適纔說午節是鄉試的日期兒子忙着入闈也沒有功夫再同先生研究學業至於兄弟耀

華呢。他左右不過讀了一本三字經。至今還不曾讀熟。我沒事時候也還可以教着他溫習溫習。老實等到明年再議及聘請先生的話罷。也不定趕在那一時忙着林杰點頭說道你呢。我原放心得下便是沒有先生。你自然會按步就班的讀書。只不過耀兒他是個沒有籠頭的馬。不請一位先生督責着他。怕他只顧貪圖頑笑。我適才不過說了這幾句話。便引得你母親生起氣來。將辰年卯年的話都翻出來同我生氣……耀華此時看見他父親同他哥哥在那裏講他的話。他早不耐煩。再聽乘人一個不防備。便溜出去了。林氏夫人也不便再說甚麼。只逼着煥華到房裏去安歇。怕他因為講話勞神……光陰飛快。轉眼已屆初秋。煥華將息了半年。臉上雖然不十分豐腴。高興興先在學台那裏應了錄遺的試。便已巍然高列。迨至三場已畢所作。

的文字真個擲地有聲沉酣飽滿那些同試的朋友見了莫不讚嘆稱羨煥華也自得意少不得又將稿子恭楷謄寫出來送給他岳丈孟公閱看孟公退……但說孟公留存他這稿子的用心料想沒有人猜不到他定然是留給他那個閨中文豪賞鑒果不其然孟公等煥華走後他早已笑嬉嬉的袖着那幾篇錦繡文章親自到他女兒面前輕輕放在女兒書案上面嘴裏並不會說出甚麼好笑那個書雲小姐也不詰問這是誰人手筆父女兩人彷彿彼此打了個啞謎一般相對無言書雲小姐早已一篇一篇的悉心瀏覽孟公只從旁察看他女兒神態覺得他吟哦之際頗露着眉飛色舞的神氣孟公家心裏已猜到他愛女是十分欣賞的一直等他閱畢之後方才含笑問了一聲說你看這種文字是否可以入那些主司法眼書雲也只笑了一笑孟公見他女兒不肯下着斷語知道他女兒還有害羞的意思不便

再行詰問。依然笑着將那幾篇稿子袖出去了……時值九月天高氣清。凡有應試的秀才無不伸頭墊腳的盼望發榜的佳音。再講到那個林煥華。轉因爲在棘闈裏面過於勞神舊症復作。回家沒有多日。依然口吐猩紅身體潮熱。一時咳嗽起來。甚至成夜的不能合眼安眠。把一個少年美好的郎君頓又弄得骨瘦形銷臥床不起。林氏夫人見這光景嚇得茫然無措。除得疊請名醫療治。加着日夜求神問卜仙方符水。沒頭沒腦的直望煥華肚腹裏灌。總然沒有一毫效驗。林杰在外邊也是急得搓手頓足。有時候同林氏夫人研究煥華的病源。林氏夫人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恨起來只有提着那位西席老夫子痛罵。似乎他這愛子的病都是他硬生生逼出來的一般。及至到了將近放榜那幾天。煥華漸漸有好幾次昏暈過去。不省人事。是省城裏有些名氣的醫生都請遍了。鎮日價穿梳也似的。全是醫士進出。耀華看這光景很是熱鬧格外高興。益發奔走跳躍。沒有一個人敢去管束他。（提出

此句不冷落耀華一邊。林氏夫人一搭鼻涕一搭眼淚趕着各廟宇去香祈禱。不知允許了多少願心。又不肯將這消息給孟府上知道。怕孟家女替他擔憂。所以外面各士子雖然紛紛的盼望放榜。他家上下人等却毫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可憐這一天五更頭裏那煥華已是一絲半氣。躺在床上。將個頭掉轉向床裏邊。只顧喃喃私語。像個同人說話。一般別人雖然站在床前一句也聽不清楚。林杰知道光景不妙。同他夫人商議要轉口罵着林杰說是咒。煥華身後的事料理。林氏夫人那裏肯答應。轉口罵着林杰說是咒。著兒子林杰轉不敢開口。只得背地裏分付幾個家人預爲佈置。一切一挨到黃昏時分。林煥華一口氣回不轉來。早已魂歸羅刹。長辭人世去了。這時候只把個林氏夫人哭得死去活來。哀慟無比。閩省風俗凡遇著病人臨危。時間必須將外面大門內裏屏門一齊開放。是個遙送死者出去意思。巧在這個當兒。忽的門外鑼聲震天。虎也似的撲進一大羣人來。不由分說。可直咒將人的一父。

擁至大廳上面將手裏那封泥金捷報高高替他懸起口裏儘嚷着討索喜錢原來林煥華已高中了第十七名舉人耀華得了這個喜信兀自高興非常連躡帶跳跑入他哥子死屍床前喊道恭喜爹媽哥子中了第十七名舉人了報喜的在廳上討賞呢林杰耳中猛聽見這話又喜又恨一眼看見耀華那種蠢然無知的樣兒不由伸出手來打了他一個耳光打得耀華直跳起來說我又不是說謊爹如若不相信出去看一看便知道了爲甚無緣無故的打我說着便放聲大哭其時林氏夫人只顧在床前哭泣並不曾留向着林杰說道我的天呀如今第一個兒子是死了所剩的不過儘有這個心外邊熱鬧及至一眼看見他們父子倆在一旁吵鬧方才懶洋洋的忍淚孩子你畢竟還要使出你的那個毒惡手段放他不過左右兒子都是你的仇人你爽性拿根繩子將這禍害勒死了好讓他弟兄倆做一路去林氏夫人說到此處又忍不住要哭一把將耀華扯入懷裏用手摸着他頭問

你老子打了你那裏了。你這禍害死不掙氣。哥子現死在牀上。你好好的又跑來撞甚魂呢。耀華哭道：我原是不肯進房的。我也怕哥子這形狀難看。只因爲哥子中了舉人了。外面報喜的一大堆人進來討賞。我巴巴跑來告訴爹。爹倒吃爹打我一下。林氏夫人驚問道：真個你哥子中了舉人了……才說了這一句。立刻放下。耀華走到床前抱着煥華的屍身。一聲兒一聲肉的哭。得利害。林杰見此光景。也不由頓脚痛哭。便是房間裏所有的僕婢。無不各垂淚。（煞是可痛。至今如聞其聲）且說廳外面的報喜的人。經林家的僕役將這情節告訴他們。真個將他們一番豪興彷彿提入冷水裏。你望著我。我望著你。發獸了一會。內中有幾個人說道：晦氣。晦氣。算我們白跑。這一騙了我們的弟兄們。還分了一半到孟公館那一邊報喜去呢。怕也不是要吃一鼻子灰。（偏是此輩於此等處最打聽得清楚。到孟公館那一邊報喜。不但極有情致。而且呼起下文）林家因爲煥華病勢垂危。固然不曾留心。

去探聽放榜。至於孟宗魁，孟老先生他起先雖然知道，煥華有病也常常命着僕人過來探問，及至到了鄉試那幾天，他分明看見煥華精神光彩與病中大不相同，而且出場以後，煥華又親自送闈稿來看，孟老先生既喜這愛堵疾體復元，又愛他那幾篇文字做得十分出色，一個舉人是定然穩穩到手。（果然不出老先生所料，然而老先生尙有不及料者，茫茫前途固安可預測哉，讀書至此爲之慨然）他那裏會猜到林煥華舊病復作竟至一瞑不起呢？（覺上文林杰夫婦不肯給消息給孟府知道，用筆最細）是以將近放榜這天，孟老先生異常高興，一面差遣身邊兩名敏健的齋夫前去向貢院門口打探消息，（此等處最易漏落，其不肯漏落者，用筆精細可知，否則因上文有向孟家報喜之言，孟宗魁遂因是而得知其愛堵獲雋，有是理乎？）一面置備了些酒食，親自命人安設在他女兒閨房裏，上燈時分，便父女同酌起來，准擬一夜不睡，等候喜信，書雲小姐也甚感激他老父意思。

便也陪着閒話約莫等了有一個更次還不曾見那兩名齋夫回來又聽見街上報喜的鑼聲鏗鏘走過去好幾遍書雲小姐雖然勉強捧着酒杯那個芳心中不無有些忐忑不安起來一會兒覺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孟老先生重行斟了一杯酒撫着那幾根長鬚笑道孩子你老實將心放下他那幾篇文字如若不中我以後也不敢衡量天下士了我往常翻閱那些舊本小說最可笑的是形容那些聽榜的士子刻劃入微及至中的人已經報完了小並不曾有他的大名別人沒有話來安慰他便又說道你先生的名次決在五魁之內發榜規矩固然五魁後墳然而落第的人也甚不少人人都用這話來安慰一張榜上那裏有這些五魁呢（說破真是發笑）我同你是父女固然用不着這些無謂周旋然而以他這文字而論却是精湛有餘飽滿不足我却不敢恭維他許他五魁若講到中的名次却也不會出二十名以外（真個老眼無花當初這些老前輩確有如此學識）你放心包你不

會將全榜名字報完了。我才拿那五魁的笑話來奚落你家夫婿。書雲小姐也是微微一笑。父女兩人正在談話，已聽見外邊一陣嘈亂。那兩名齋夫喘吁吁的跑得轉來。孟老先生知道這件事有九分了條的，立起身子跑出房外。一頭已撞着進來的人，只說了一句恭喜老爺小姐……底下的話，一時急切喘得說不出來。孟老先生將手一揮，說你們在外遍歇歇去罷。這事我已經知道了，說過這話，一個轉身，望着書雲小姐笑道：我的話如何……立刻端起酒杯子吃了。一杯酒不覺哈哈大笑。那個書雲小姐頓時也就覺得眉橫翠黛臉暈羞霞，說不出那個芳心中無限得意。（偏生要如此細細寫來，作者刻毒）約莫二更時分，外邊報喜的人已鬧進來。孟老先生高聲喊着放賞，放賞又將貼身小廝喊過來，說道你們去打發他們，這是大喜的事。喊老先生這時候已將酒飯用畢，旁邊僕婢已經將什物收拾完好，另泡上一孟。

壺龍井釀茶。孟老先生喝了幾杯，眼見自鳴鐘上長針已指到丑初三刻，老人家深恐自家女兒不耐夜深久坐，便笑向書雲小姐說道：「你停一會也料理料理，預備寢息罷？」我也不能過於耽擱，明天還須起個清早，到親家那邊去賀喜呢！說着又回頭笑向他女兒用的一個侍婢說道：「好孩子，你快去跑一躺到姨太太房裏，囑咐他將我的冠帶袍褂檢點齊整，省得早間又忙得手慌腳亂，並告訴他一句：我今夜就在書房裏安息了，叫他好生睡罷，不用等我那個侍婢。」噓聲答應而去……原來孟老先生元配蕭夫人，業已於五年前辭世，適才所說的這位姨太太，本係當日蕭夫人陪嫁過來的婢女，芳名叫做春鶯，起先蕭夫人攜帶來的婢女，本有兩名，一名春鶯，一名秋燕，當時年紀不過祇有十四五歲，秋燕爲人倒生得敦敦實實的，性格又極忠厚，因爲過於忠厚了，不甚得主人憐愛，至於那個春鶯呢？真是舌比流簧，一面又暗中同孟老先生眉來眼去，賣弄風情。

那個孟老先生在着當年也算是個風流張緒却不然。近日龍鍾老朽一般。的遇見春鶯也就情不自禁不無有些在背地裏沾花惹草只是畏着蕭夫人的閻威不能真個擁抱衾裯許他在三五小星之列。蕭夫人又不知道他們曖昧情事可巧這一年書雲小姐已長成六七齡了一個小女孩子他那裏知道輕重偏生有一天無意裏碰着他父親在一所有套房中正和春鶯携手並肩書雲小姐笑着便跑去告訴他母親又舉起兩隻小手比喻他們那手並肩書雲小姐笑着便跑去告訴他母親又舉起兩隻小手比喻他們那時情狀給母親看蕭夫人頓時傾翻醋甕立喚着春鶯進房重重鞭撻了一次又沒頭沒臉的同孟老先生嚴行交涉以後便時時刻刻防閑他門起來。孟老先生也無可如何只得自行檢舉向蕭夫人面前賠着不是惟有那個春鶯恨這書雲小姐真是深入骨髓那蕭夫人畢竟婦人家心腸褊窄便因爲這件事覺得夫婿的愛情原來同自家神離貌合自是以後便得了。一隔食重症醫治無效遷延好幾個年頭。一命嗚呼與孟老先生做了。一個。

分飛之鳥書雲小姐後來漸知人事懊悔萬狀覺得他母親之死全是爲的自己搬弄是非而起況且這些情事我做了一個女孩兒家當時要去干涉他們做甚越想越過不去真個抱了終天之恨蕭夫人既歿孟老先生雖然也痛痛的哭了好幾場然而一個轉念覺得天從人願好像要成就他同春鶯一段艷史才逼着蕭夫人下世的一般於是趕着殯葬了蕭夫人無論甚麼戚友忙着替他續絃他是一概謝絕遂輕輕的將春鶯收了做着偏房名分所關他雖然不能拿出做母親的身分來欺壓書雲小姐然而心中終究記着前仇平時同書雲小姐總有些面和意不和的光景前車可鑒他自從嫁給孟老先生之後他又防着孟老先生用着當初偷摸他的手段去偷摸將秋燕倒也是一件極懸心的事情於是日夜在孟老先生面前絮聒逼着他秋燕速行遣嫁其時孟老先生尙居原籍並未曾就職閨中却好近隣有份打鐵的店舖這靠着打鐵爲生的主人名字叫做郝龍年紀已在三十

以外。因爲。上有。嫡母。自己。又。生計。維艱。是以。到。今日。並不。會娶。過。妻子。春鶯。得着。這個。消息。便央人向這郝龍說。合情願賠貼些粧奩。將春燕嫁給他。婦依郝龍主意。決計不肯答應。怕多了一個人進門。每日所得的錢財。便不彀供養他那老母。（孝子之孝。在無意中流露而出）還是他那老母嚷着罵着。說你這個糊塗畜生。難道因爲我這個老朽便就擋了姓郝的一家嗣續。平時你都拿話搪塞。我說是沒有錢能娶妻子。這也罷了。怎麼今日難得人家巴巴的還貼你粧奩。將一個現成的人自送給你。你這沒有長進的奴才。還要把來推掉了。好好你左右不過多着我。我立刻一頭向牆角上碰死。了那個時候。你橫豎不能再拿我這老朽推托……郝龍的母親真個善於把將他母親緊緊抱住沒口子的答應。說道我依媽儘說儘好。只求媽不生氣。他母親聽着這話。才不去尋死覓活。不到一月光景。竟將秋燕娶入門用。

了。（接筍飛疾須知不是寫郝龍娶婦心急，正是寫春鶯遭嫁心急）秋燕他本是個心地長厚的女郎，既然主人遣嫁，他却一毫沒有計較貧富的心，理嫁過來之後，轉一心一意侍奉孀姑，輔助夫主做起一份好好的人家來。

（讀者於孟氏父女得着喜信之後，方擬急窺下文，偏生於此安插郝龍秋燕一段小傳，心細手閒，有橫風斷雲之致。）春鶯當夜分曉，知道他們父女等候林煥華愛婿的喜信，後來接二連三的又曉得林煥華真個中了舉人，了他先前本獨自在房裏此刻轉氣憤憤的解了衣服上床安睡，滿肚皮不快活，忽然又在這個當兒聽見孟老先生打發人來叫他，儘今夜裏預備冠帶袍褂，明天一大早便去林親家那裏賀喜，心中益發不自在，勉強答應了一聲，書雲小姐那個侍婢剛待回身要走，春鶯一個轉念，覺得先前還可以裝着不知道，此事不去理會，如今他們父女既然已將這話巴巴來告訴我，我依然不向書雲小姐那裏去周旋，周旋畢竟場面上不甚好看，話雖如

此若是再叫我此時重新下床跑去賀喜心裏又不甘服他畢竟是個伶俐的人忙將自己身邊用的一個侍婢喚得近前說你替我到小姐房裏走一趟順便告訴小姐說我今晚身體不大爽快有些怯寒不能親自過來邊來補賀罷那個侍婢也猜到這姨太太的意思含笑答應了一聲却好同書雲小姐那個侍婢一路嘻嘻的笑着到書雲小姐房間裏來書雲小姐聽了這一番不痛不癢的話頓時觸起自家無窮身世之感暗想太吩咐的言語一一向書雲小姐說了孟老先生倒也毫不介意轉是書雲小姐來本是同我貌合神離今日的事怕他祇有一分歡喜倒有九分妒忌太太素個雲太姐便也不去怪他若是我的母親在堂不要說聽見這個消息他定然笑得攏不起来本是同我貌合神離今日的事怕他祇有一分歡喜倒有九分妒忌太太素個雲太姐便也不去怪他若是我的母親在堂不要說聽見這個消息他定然笑得攏不起却

嘴來便是邁才放榜時間他老人家也斷不肯安然高臥怕還不是同我父親一般要坐在這裏等候喜信如今是音塵永隔魂夢難親九泉之下誰還能遞一個信給他老人家使他爲我這可憐女兒驟然一笑呢……書雲小姐想到沈痛去處不覺那淚痕如斷線珍珠一般滾滾的直墮襟袖此時轉將春鶯遣來的那個侍婢嚇噤住了不知小姐因爲何事兀的聽見我們姨太太的話引得痛哭起來大家互相廝覷默不一語……至於孟老先生却在這時候閉目搖頭研究這舉人風味可憐孟老先生一生一世赴了有十幾次鄉闈不但不曾有中舉的指望便是希冀個堂備薦卷或者誤中副車都沒有這個造化還是僥倖在歲考裏補了一名廩膳生員又熬了十多個年頭循例遇着一次恩貢好容易巴結到做了閩縣教諭所幸老眼無花竟被他選中了一個女婿固然年輕貌美品學兼優而且初次入闈公然竟奪上錦標名馳全省老先生生平一副骯髒不平之氣也就算是借這愛婿身上

洗刷。罄淨了。所以坐在那一張太師椅上。顛頭播腦。得意洋洋。說不盡心中快樂。不料在這個當兒。覺得先前滿房都是歡笑聲音。如何忽的變做音響。沈沈的境況。（衰兆之來徵。人事與迷信家意想不同）老先生猛一睜眼。早已看見書雲小姐。坐在一旁垂淚。他正猜不出他這女兒是何用意。心中却老大不以爲然。忙跳起身子。逼近女兒面前。仔細望得一望。失聲吆喝。道哎呀雲兒。你是爲着甚麼。好好的傷心起來。這個不可。這個斷斷乎不可。有憂而喜。固屬反常。像你這有喜而憂也。非佳兆。雲兒。雲兒不是老父同道。鬧着頑笑。你家夫婿如今已是中了舉人了。你還如此傷心。像你這不肖的父親。當初入一次鄉闈。遭一回落。第你那母親。豈不要同我拚命嗎？畢便掀髯大笑。事有湊巧。誰知孟老先生不提起母親兩字。倒還罷了。偏無意中。又將書雲小姐的母親兩個字。提出來。益發觸動小姐適才的悲感。生說先前書雲小姐不過嗚嗚咽咽掩面悲啼。到此竟不由的放聲大哭。竭力要。

忍也忍不住急得個孟老先生雙足齊頓嘴裏只嚷着不好不好爲甚好端
端的如此傷心莫非底下的話尙未說完一霎時間驚聽得前一進屋子
裏躡進幾個齋夫來一路喊着老爺可在小姐這裏麼林公館那邊差遣家
丁過來要見老爺說是姑少爺去世了（我聞此語心骨皆悲一室斗大朔
風夜號陡聞哀音如何消受）書雲小姐哭聲未已尙不曾聽出甚麼孟老
先生耳邊已觸着姑少爺去世幾個字了也不知道是酸是痛是悲是恨轉
呆呆立在房裏一動也動不得一直等到自家齋夫將林府送來那張喪條
呈上來老先生也知道接在手裏將兩個眼珠兒睜得比平時大了一倍果
見上面明明寫着小兒煥華於九月二十一日亥時辭世准於二十二日成
時入殮兩行大字老人家此時轉絲毫不覺得悲痛不由氣轟轟的將這字
帖擲在書雲小姐面前說道孩兒我叫你不要哭你不肯相信如今真個哭
出意外事來了自是以後好孩兒你有得哭呢（若是乎煥華之死全書

雲小姐哭出來的一般情急語急，真有如此情態，不得疑孟老全無心肝。此時尚同愛女負氣，孟老先生說到傷心之處，方才虎吼一般大哭起來。這纔將書雲小姐嚇得一跳，畢竟還猜不出他父親所哭何事，或者知道我想起母親傷心他老人家也想我的母親亦未可知。及至再聽見他父親且且敘話裏已夾雜他夫婿煥華的事，驚向案上一瞧，見那張喪條已赫然目始則還疑惑是在夢中，不禁暗暗用指甲將手掌掐得一掐分明，華燭在殘魚更三躍，一時驚魂出竅，立刻雙睛反挿上去，平空栽倒在椅子上。所有旁邊伺候的婢女驚惶無措，趕着近前叫喚，兀自不曾醒轉。孟老先生見此情狀，只有捶胸跌足的分兒，更無方法。……春鶯遣來的那個侍婢早已疾倚在繡枕旁邊，像個說不出他心中懊惱那個侍婢笑盈盈的（此何等事，斜疾此有未）。而乃出之以笑，固知有是主必有是婢。說了一聲太太，你知道林府那

位姑少爺已經……春鶯正沒好氣一眼見這侍婢含笑而來知是他替書
遇重重的向那個侍婢臉上啐了一臉唾沫星兒接着罵道看這小蹄子這可
般浪樣兒誰不知道林府姑少爺已經……已經中了舉人了可是不是人
家中舉不中舉與你這蹄子有甚相干要你這般快樂你再多講一句看我
掌你這油嘴……那個侍婢本來一團高興陡被春鶯一頓怒罵還不許他
重行開口只得倒退了幾步站在一旁咕嘴喃喃的說道誰會說林家姑少爺
爺中舉來我說的是林家姑少爺已經死了太太也不聽個明白便沒頭沒
臉的罵我……春鶯先前本懶懶倚在枕畔的此時忽的一咕碌坐起身來
向前欠得一欠指着那個侍婢問道你嘴裏講的甚麼是誰死了那個侍婢子沒少他
重又說道有誰死了呢便是中舉的那個林家姑少爺業已於昨天晚間去
世適纔報喪條兒已交在我們老爺手裏如今小姐哭量過去了我怕太太去

不知道這件事特地跑回來告訴的春鶯。聽到此處不由心花怒放，笑着說道：我久已講過的。（誰曾聽來小人事後論人長短如畫）像我們小姐那個清瘦臉兒，斷不是個載福之器。這件事也是意中的事，並沒有甚麼希奇。我一時也睡不沉着，丫頭你好好的伏侍我下牀。我轉要到小姐那邊去瞧，瞧熱鬧兒。（看他先前不肯去，此時肯去，一片幸災樂禍心腸，可爲浩嘆）說着早已跳下牀沿，在九月天氣還不十分寒冷身上儘披了一件夾衣。說着命侍婢在前掌燈，自家便輕挪蓮步，嬌婷的走入書雲小姐繡闌裏。來其時已有多人將書雲小姐喚醒，書雲小姐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衆人也沒有解勸法子，正自倉皇無措。孟老先生一眼看見他這嬌太太，到來便拂拭老淚哭說道：你看你看，這事怎生是好？叫人那裏想得到我。此時方寸已亂，你替我斟酌罷。我們怎生辦法……春鶯扭頭一笑，又流轉二目似乎向孟老先生丟了一個眼色，說道：這件事有甚麼辦法呢？老

爺起先主見倒還不錯天色尙不曾明亮哩便逼着我預備冠帶袍褂預備却是還要預備的祇須將那天青顏色換過了換一件玄色外褂連夜裏跑去弔喪確是不遲孟老先生連連點頭說道你這話却也說得不差只是此時倒也不一定計較這些儀節只是從天外飛來這件大禍苦了我家雲兒叫我心裏如何得好生過去……說着重又大哭春鶯冷冷說道老爺儘哭也無濟於事自家還該保重些你年紀六十以外的人了心裏如何擋得住這般哀痛……一面說着一面緩緩走近書雲小姐身旁勸道死者不得復生小姐你看這個人的福命壓得住呢是壓不住萬一沒有那個福命倒是這份功名也不飛到頭上來是他造化若是無故的得了這份功名小則生災大則送命名要舉

他就伸腿去了。閻王老爺沒有錯拿的人。我勸小姐還是看開些罷。只是我們老爺他素來是個性情急躁的人。剛才聽見姑少爺中舉。他就歡喜得那個樣子。如今聽見姑少爺去世。他又哀慟的這個樣子。這不是坑死人呢。我勸他。他又不信。與其此刻像這樣鬧法在先。便是少歡喜些。倒還可以址了。我個直……說着。又擠眉弄眼的向那些侍婢們示意。又將頭掉轉過去。笑得一笑。幸喜他們父女已哭得死人一般。春鶯這番冷嘲熱諷的話。一共還有一句。曾聽見春鶯輕輕將書雲小姐袖子扯得一扯。重又說道。我還有一句。很心的話呢。好在林府上同我們這邊不過下了一個聘禮。我們家的小姐一總還不曾出嫁。過去這也沒有甚麼關係。如今好端端的將這千金身體哭壞了。真不值得。倒是林家姑少爺終七之後。我們老爺須速同那邊親家老爺將話講明白了。那邊所來聘禮該還他多少。就還他多少。像我們家小姐這爺一樣人材。還怕沒有人家搶着來聘。小姐麼……書雲小姐只顧哭泣。其先本

不曾聽見春鶯所說的話。至於這幾句不尴不尬的言語，却被書雲小姐聽在耳朵裏。猛一轉念，覺得春鶯措詞雖近無理，然而難保別人不隨着作這般思想。此時更不能再顧羞恥也。不同春鶯駁詰，轉含着一胞眼淚，忽然走近他老父身旁，雙膝跪下，一手扯着他父親袍袖，侃然說出一番道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此篇之寫孟書雲小姐非儘爲書雲小姐立傳也。其實仍爲賽姑學習翰墨地步文章，固有手寫此端目注彼端之法。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吾於是文亦云。

刻畫春鶯之精明，刻薄幾於妙到。秋毫然而書雲小姐之種禍始基，實由於一言之不慎。彼身爲嬌女者，其發言固可不慎哉。原評

林夫人一生受病，全在溺愛。二字有此時之溺愛，耀華便有後日之溺愛。賽姑卒至自貽伊戚，且更遺禍家庭。可爲林門一大罪人。然其人除性情。

福急外初無他過徒以未受教育。致昏昧至此。蓋天下賢母良妻皆須由良好教育陶鑄而來於此。知女子教育之不容或緩也。

有耀華之頑愈見煥華之賢然而苦讀致疾卒墮其身亦殊無以對父母所謂過猶不及也。

寫孟氏父女一段捷音。前至羅耗旋來歡喜之極。慾增哀慟。樓台灰燼。頃刻變幻世事。無常茫茫天壤間。固不獨。書雲小姐一人抱無涯之痛也。

獨鶴評

第三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艷陽時

孟老先生當時忽然看見書雲小姐扯着他的衣袖要同他講話。趕忙拂拭老淚哽咽說道孩兒你有甚可說。不妨同老父斟酌。你父親沒有不依你的道理。書雲小姐這才重起身來。一手指着他的姨娘春鶯說道。父親你適才不曾聽見姨娘的言語。麼他爲孩兒計較。孩兒不能駁回。姨娘說。姨娘不。

是只是人各有志孩兒平素承父親教訓雖然不能及得那古往今來義烈的女子至於那從一而終這句話倒還講解得明白林家夫婿不幸夭亡論理做女兒的便該相從地下……書雲小姐剛說到此句孟老先生益發肝腸寸斷忙哭着攔道哎呀這個如何使得好孩子你難道祇知有夫不知有父了你父親行將就木子嗣尙虛不過眼前祇有你一個女孩兒慰情勝無聊以承歡膝下你萬一竟存了這個念頭這不是立刻催着你父親往死路上走嗎雀屏選婿業已鬧出這般慘局那嫉我的早應該譏誚我衰年命蹇你如若再決計一死我便偷息人世更無生趣老實說與其我望着你死不如我先死了落得一瞑不視不見不聞……孟老先生越說越苦不由的竟放聲大哭起來春鶯暗暗好笑忙走過來假作勸慰說道老爺你再往下聽去小姐適才的話還不曾說完了呢你不明白小姐口氣他並非真個要死不過這般說說罷了一個做女人的丈夫一死自家都跟着去死照這樣

說法。世界上早應該沒有寡婦了。人家都笑我痴獃。照我們老爺這樣鋸倒樹捉鴉的見解真個比我還癡獃十倍……春鶯這一番輕跌巧播的話竟將房中的僕婢有說得笑起來的。孟老先生果然纔收着眼淚只管凝睛向書雲小姐瞧看書雲小姐也不理會春鶯重又垂淚說道父親快不要爲女兒傷心。女兒也知道父親這意思一時間如何肯捨着父親去覓死路只是女有一句話要預先同父親講明白了。父親不阻攔我女兒自然知道感激父親恩典就是父親阻攔我女兒既已定了主見所謂三軍可奪匹婦之志斷不可移女兒也必孤行其是。父親先前不是說的明日清早向那邊賀喜如今噩耗傳來不料易賀爲弔。（斷腸語我不忍聞）女兒此時索性稟明父親去時女兒決意隨着父親前往撫屍一哭便在那裏守孝生爲林氏父用心須知道暮作孤鸞朝歌飛雉那些忘廉喪恥的舉動在稍有人心的尙有。

不肯出此。何況女兒也曾略涉詩書，深明義理，安敢偶一不慎，貽近人之口。實落後世之罵名。（此等話分明針對春鶯適纔言語而發，小姐詞鋒亦正可畏，然而其志彌堅，其心愈苦矣，可爲浩歎。）只是自此以後，一別庭闈，盡節日長承歡日短，按之方寸，悲痛萬分，伏乞父親諒我節孝不能兩全，慨然俯允，則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百世爲兒難酬恩誼……書雲小姐說着重行跪下地去，用手抱着孟老先生雙膝，哀哀欲絕。書雲小姐雖然說了這一番話，還深恐他父親舐犢情深，未必毅然答應，誰知孟老先生在這個當兒，轉收了眼淚，仔細捧着書雲小姐的臉龐，望了又望，望了好半晌功夫，忽然仰首向天哈哈大笑，轉將房裏的人嚇了一跳，便是春鶯也覺得出，自意外大家互相嘶覬，默不一語。孟老先生笑畢之後，一把將書雲小姐扶得起來，正色說道：「好兒子……好兒子！你真個有如此見解，這是成聖成賢的道路，不料你這點點年紀，竟能造就到這個地步。你父親年雖老邁，安敢阻攔你？」

不讓你成就一個完名全節的女中學賢好兒子。你有這種學問我轉要伏地拜你。何能再容你跪我。這不是折殺老子了麼。快快站起來我們好商量。此後進行方法……書雲小姐聽見他父親這番讚語。雖未免覺得有些過份。然而見他父親已經允許真是感入骨髓。想起鞠育深恩。又未免傷心落淚。只不過春鶯同那些僕婢們却猜不出孟先生何以竟很心至此。一個女孩兒要向人家去守節。他老人家不哭而反大笑。覺得有些不近人情。（嗚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此孟氏父女所以不可及也。）孟老先生一把將書雲小姐推坐在椅上。自家也對面坐下。慨然嘆道：「你雖然有此美意。還須得我停前去向親家夫婦那裏說明白了。料想他家也是仕宦之族。聽見這話沒有不樂從的道理。但是你既過去之後。一時不見得便能回來。有所釵鉗首飾衣服箱籠。總須收拾收拾。此時便隨着我一徑同去。未免過在倉猝。你依我說我也不能再等到明早過去。往弔此刻便行前去。你儘管在所。」

家等着我適纔你的姨娘還說要預備玄色外褂這殊可以不必就命你的
姨娘陪你一陪此時也有三更以外將近四更時候了大約天明我便回來
接你……說着便分付外邊齋夫伺候俄傾之間點齊燈火孟老先生帶了
兩名跟人一直逕向林府而來這一夜林杰家裏燈燭輝煌通宵達旦上下
人等異常忙碌門丁見孟老先生已到隨卽進去稟告林杰林杰將孟老先
生延入大廳相見之下彼此涕淚縱橫失聲痛哭孟老先生堅意要向煥華
停屍之所一走林杰也不能攔他只得在前引導內眷聽見孟老先生到來
大家都暫避在靈牀之後孟老先生一見了煥華屍身說不盡心中慘痛這
一哭也就竭情盡致家人們等孟老先生哭畢擰着手巾近前給孟老先生
擦臉孟老先便坐在房裏將書雲小姐要來弔孝守節的主意一一告訴林氏
林杰驟然聽見兀自半晌不能回答誰知這一番話已被靈牀後面林氏夫人
聽得明白也顧不得同孟老先生不會過不便相見轉疊啕大哭奔

得出來孟老先生同林杰都吃了一嚇林氏夫人悲悲咽咽同孟老先生行了初見的禮哽咽說道適纔親家的言論妾身已聽得清楚不料我這媳婦有如此的賢德叫人異常感激只可惜我家煥兒福薄不能消受這樣賢德妻子他竟自溘然長逝不但將我們夫婦抛下還累着那邊小姐這點點紀便守了孤孀在愚夫婦的意思兒子既死何忍再累那邊小姐到我們這裏替他守節今承小姐不棄竟願光降寒舍永矢冰心倒不能拂賢小姐這番美意好在愚夫婦這邊雖然算不得世家大族所幸尙有薄薄田產小姐到這邊來或者不愁溫飽就請親家回去轉告小姐明天愚夫婦這裏便用花轎到尊處迎娶等小姐過門後再將煥華兒入殮好讓煥兒在九泉之下也自歡喜：林氏夫人說完之後重行走近煥華靈床放聲大哭嘴裏斷續續的還將這事告訴煥華越說越慟幾次昏暈過去所有內眷也就作床後都走出來勸慰孟老先生見此光景不能久坐也只得含淚同林杰從斷續

別林杰送至門外。其時天已大亮。曉日將升。孟老先生回去。少不得同書雲小姐預備一切。果然將近午牌時分。林家的花轎鼓樂業已到門。孟老先生知道。煥華在戌時大殮。不能就擋。可憐書雲小姐早已洗除脂粉。屏脫簪環。身上却穿着大紅衫裙。登時上了彩輿。一路上哀哀欲絕。這時候全城都知。道這事無人不替。書雲失聲嘆惋。還有許多人趕到林府觀看熱鬧。林杰這邊既要想替兒子料理喪儀。又要爲媳婦置備吉禮。還喜得他家錢財富有。親友衆多。一夜之間各事都還辦得妥貼。周到書雲小姐彩轎到門。已有許多僕婦簇擁着新人升堂。書雲小姐那裏還忍得住。早就放聲痛哭。除得林杰夫婦悲痛自不消說。得是凡在林府致弔的人見這慘狀。莫不淚隨聲下。那一片哭聲也就彷彿山搖地動。不說別的衆人。眼看着書雲小姐。其時登輿。謁見翁姑上首。便另有一個僕人捧着煥華靈牌。書雲小姐便立在下首。雙雙行禮。這一層舉動就足使石人落淚。鐵漢酸心。然後書雲小姐重又對着

靈床換了婦人粧飾，身着綵麻，遍拜親友。大家看見書雲小姐，生得端莊秀逸，莫不交口讚嘆。一直等到煥華入殮之後，方才略事休息。孟老先生因為哀傷過甚，觸動他痰喘舊疾，便不曾親自送他。小姐過來，書雲小姐三朝已過，也曾回去過一次，問候老父。自是以後，書雲小姐便做了林家一個青年。守節未亡人了……就中單表林杰那個第二兒子。耀華自從煥華去世，他益發覺得興高采烈。那一天，他哥哥入殮，娶書雲小姐過門，別人已是哀痛異常。他轉以爲是從來未有的熱鬧。（又是喪儀，又是婚事，自是熱鬧已極。）他這一天前進跑到後進，瞧瞧這一處，看看那一處，幾乎笑得攏不起嘴。他這一年，只怕被父母看見，要訓斥他。他早躲向門房裏，同那幾位大爺們喜天哈地的談笑。（耀華真是全無心肝。）門房裏有個家人，名字叫做林福，跟隨經理你們想近來，出了這一件大事。林杰夫婦已是方寸大亂，更不比平時。

銀錢出入還有林氏夫人料理。此次便都歸林福掌握大權。在手明取巧偷。吞沒的款項很是不少。林福本來烟癮甚深。加之此次未免日夜操心。少不得更要藉重他。振作精神。他睡的那張床榻上是永久設着烟具的。耀華進了門房。便同林福躺在一處。林福趁間笑向耀華說道：二少爺你如今總該要放尊重些了。大少爺既死將來你便是擡持這份門戶一個重要的人。老爺想該益發歡喜。你此後那裏還肯同我們這些奴才們在一堆兒嬉戲呢。老實說你二少爺許同別人拿二少爺身分不該。同我拿二少爺身分。你可記得老爺有好幾次發很捶你都是我替你討饒。你如若公然……耀華聽見林福說到此處。一扭身子用手握着林福的嘴罵道：你敢說這些話。當初老爺捶我是因有大少爺在世。如今大少爺倒蹢了辮子了。他那裏還肯捶我。你別的話不說。單揀這些討厭的話亂嚼舌頭。看我依你。林福笑道：不说就不說罷了。你好生躺在那一邊。讓我抽一口烟。再同你講別的這幾天。

可憐我。也辛苦。轂了二少爺。你是親看見的。那一件事情。不要我過去理會。若是全靠着我弟兄們。這一班土牛木馬。這件事出來。還成個樣子麼……說着重又抽了好幾口烟。方才將那支烟鎗緩緩放在一旁。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大少奶奶好一個縹緲人品。偏生將一個大少爺死掉了。叫他活活守道寡。我只恨老天不會生着眼睛。你二少爺也該是定親的時候了。不知道他們將來那個二少奶奶可趕得上大少奶奶呢。我們瞧着太太意思。對於二姨太太那邊舜小姐倒很有點關切的樣子。却好舜小姐今年剛是十四歲。比起二少爺只小了一年。若是把來給二少爺做媳婦。倒是天生的一對兒。二少爺何不商議商議。老實就放了聘罷。省得二少爺烏眼鷄化的看見外面。只要有個品貌好些的姑娘。就不轉眼的向人家瞧着。（英舜華小姐的事蹟便先輕輕從林福口中一點）林福說畢。忍不住哈哈的好笑。旁邊另有一個家人笑着說道。這一會子等你提議這事呢。我瞧太太光景。笑。

想該早已同二姨太太談過他們兩家頭的婚事了不然我們家裏這幾天像這般熱鬧如何二姨太太到來單單不曾携着他家舜小姐呢可想舜小姐是因為害羞不肯隨着他母親向這裏走動了……先前林福說話時候耀華早聽得呆了只管扭着身子豎着耳朵動也不動及至聽見這個家人又這般說他方才笑着跳起身子拍手說道你們沒的活見鬼了世上沒有影子的話到了你們嘴裏便說得活靈活現誰告訴你們舜小姐這幾天不曾同着姨娘到我們這裏來是因為害羞呢我知道舜妹妹當初本在私塾裏讀書去不去可以隨意所以我們姨娘出來他就跟着出來自從去年姨娘將舜妹妹送入崇實女學校裏學校裏的規矩不遇着星期是不准放學的哥哥死的那幾天你們想想可是星期不是舜妹妹自然不能到我們這裏瞧看熱鬧了虧你們扯七扯八又扯到那些瞎話上去仔細給舜小姐聽見沒頭沒腦的罵你……林福冷笑道二少爺講的話忒是稀奇你們做親聽

不。做。親。干。我。們。屁。事。不。成。說。了。這。一。句。頑。話。就。該。舜。小。姐。罵。我。們。不。是。我。林。
福。斗。胆。說。一。句。放。肆。的。話。像。老。爺。這。樣。身。分。他。想。罵。我。還。離。着。遠。哩。倒。不曾。
去。領。那。舜。小。姐。的。威。風。……又。有。一。個。家。人。笑。道。福。二。爺。你。真。個。同。二。少。爺。
計。較。這。些。二。少。爺。嘴。裏。雖。然。這。般。說。其。實。我。知。道。他。那。心。裏。聽。見。福。二。爺。這。
一。番。話。他。不。知。怎。樣。歡。喜。呢。舜。小。姐。那。副。俊。俏。龐。兒。誰。人。瞧。着。不。愛。把。來。配。
我。們。二。少。爺。這。副。嘴。臉。難。道。還。辜。負。二。少。爺。甚。麼。不。成。……耀。華。此。時。被。他。
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羞。慚。滿。面。一。時。又。辨。駁。他。們。不。過。無。以。解。嘲。只。得。重。
行。將。身。子。躺。向。牀。上。提。起。烟。籤。子。在。那。烟。盒。裏。薰。了。許。多。烏。烟。向。燈。頭。上。鑪。
燒。他。又。不。會。燒。那。牢。什。子。只。燒。得。滿。屋。焦。香。早。被。林。福。一。眼。瞧。見。急。得。雙。脚。
幾。踢。齊。跳。喊。道。我的。小。祖。宗。你。在。這。裏。鬧。甚。麼。把。戲。你。不。知。道。蹭。踢。這。烟。比。較。蹭。
五。穀。還。要。利。害。十。倍。你。不。怕。雷。公。爺。爺。來。鑿。你的。腦。袋。來。來。来。你。想。要。吸。
口。倒。不。妨。事。只。不。要。白。弄。掉。了。便。算。你。惜。福。惜。壽。林。福。說。着。眞。個。也。睡。上。

牀去替他燒了一口烟裝在烟槍上遞向耀華嘴邊讓他吸。耀華本不曾嘗過這種異味接二連三的吸了幾口果然覺得渾身舒泰只是頭目有些發暈忙笑着搖搖手說多謝多謝我不能再吸了吸多怕要嘔吐留着些明天再來叨擾你罷林福笑着點點頭自是以後耀華每逢午後沒有事做便跑到門房裏借烏烟消遣林福略不吝惜殷殷勤勤的燒給耀華吸還自家掏出錢來買些水菓茶點供應這位二少爺一天一天照樣過去不到半月光景耀華竟是非此不樂簡直同林福混在一處形影不離那個林福知道耀華雖不曾十分上癮覺得已有九分九了有時候故意躲避起來不同耀華見面急得耀華抓耳撓腮蒼皇失措命人四下裏去尋覓林福林福暗暗知雲約莫又過了好幾個月這一天剛同耀華睡在牀上吸煙他便開口向耀道大功業已告成（奸奴欺主窮形盡相）除得林杰呼喚他他還略略支應一兩件事其餘便都派遣別人奔走他只終日高臥陪着二少爺吐霧吞支

華說道：「目下土價漸漸昂貴了，我實供應二少爺不起。」二少爺倒是戒了這烟罷，如若二少爺一定高興要吸，還須籌點現款交給我，好讓我替二少爺預備着。若不是這樣辦法，萬一一天兩天弄不到嘴，二少爺又該罵我不會幹事。耀華此時正吸得高興，猛聽見林福這話，不由吃了一嚇，說道：「哎呀，吸煙要子如何還要我給錢？就是要我給錢，派我給你多少呢？」林福將舌頭伸得一伸，又把個頭向腔子裏一縮，烈烈的怪笑道：「我的二少爺，你真是生吃熟飯的，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世間的物件那一樣不要？錢去買你不成？」要疑惑這鴉片煙他名字，雖叫做西土廣土，他却不是真從土裏挖出來的。大約都把來供應二少爺吸煙也來不及呀！二少爺如果喜歡借這東西消遣，至少每天要一塊洋錢，這裏面我若是賺你一個鴉眼兒，叫我將來同大

少爺一樣中了舉人就死。耀華笑道：自家好弟兄們在一處兒取樂，多用幾塊洋錢，有甚麼打緊？虧你還同我賭這血滴滴的毒咒，看被別人聽見笑話。只是我目前的境況是你曉得的，家裏白花花的銀子雖然不少，都被我那死鬼老頭子霸佔在手裏，絲毫不許我浪用。他拿出防賊的手段，防我兒子他難道活到一百歲都不死？總有這一天，遇見我使起牛性子，叫他認識我。這姓林的也不是好惹的……林福笑道：二少爺又來講笑話了。二少爺姓林，老爺難道不是也姓林？耀華四面望了望，看見房裏却沒有別人，忽的低低附着林福耳朵說道：老爺他配姓林，你是我的好哥哥，我不瞞你，這件蹊蹺的事，在先我的媽曾經背地裏告訴過我的爹，本來是姓東方，因為我們小弟兄們承繼給我們祖爺爺，我們姓林，也就老着臉也姓林了。其實我們這份家私是祖爺爺的，並不是爹的。我們姓林的可以使用得，他却使不得。如今轉顛倒過來，叫他阻攔着，我不許使用這銀子，你看可有這道。

理沒有這道理。目前却同他辨駁不到這一層。只是哥適才所說的這句話。我儘着去籌辦總不叫哥吃虧。哥還須看我們平日交情不許使促狹藏躲。起來不給煙我吃……林福笑着點點頭又叮囑他說老爺姓林不姓林的那番話同外人不可提起其實老爺當年那一段故事我們也有所聞少爺也該替老爺隱瞞些父子間不可傷了和氣。耀華笑道這且看他造化他在銀錢上面放寬鬆些我又何須苦苦同他爲難呢……果不其然耀華打從今日便百般的設法掏摸家裏銀錢出來交給林福替他熬鴉片煙畢竟出之權不在他手裏一月之中要想賺取二三十番却也不甚容易漸漸的便假託說要購買書籍要置備衣服日夜的向他母親囉唣林氏夫人素來數愛耀華少不得徇着他的意思瞞着林杰背地裏給錢給他後來仍是不副手。鑄偷出來交給林福押了一百多塊錢誰知錢越來得快煙越吸得。

多不上兩月光景。早又告罄了林氏夫人。暗中也瞧出耀華不肯學好。房中累次損失物件。都是他的作用。又不敢告訴林杰。怕林杰委曲了他。他又氣又恨。又不知道耀華偷這些款項。在甚麼地方使用。幾次也詰問他。他只支支吾吾不肯實說。林氏夫人恍然大悟。暗想耀華今年已是十六歲的。人了孩子們知識。開得早。人大心大。定然在外邊有些沾花惹草。遇着不肖的朋友。難保不勾引他向那些不正經的地方去走動。走動花費銀錢。還是小事。萬一將身子淘穢壞了。有個山高水長將來。我們夫婦還靠着誰養老。送終呢。越想越怕。鎮日價沒精打彩的在房裏淌眼淚。由是打點了一個主意。第一件須得趕緊替他覓一房媳婦。早早娶進門來。拘束住他。或者他便不想在外邊流蕩。第二件老放着他不去讀書。也非長策。自從去年爲延請教讀先生同林杰口角之後。林杰真個絕口不提此事。此時又不便將我這意思同他父親商議。背地裏轉將這話告訴他寡媳孟書雲小姐。書雲小姐。書雲小姐。

見他婆婆爲耀華讀書籌畫便慨然說道這句話母親不是告訴過媳婦的。他哥子在日說一時延聘不到西席他哥子情願擔任教叔叔讀書如今不幸他哥子已經去世了不能將這句話實行出來想他哥子未嘗不銜恨地下媳婦不才幼年頗會研究過一番書史好在叔叔讀過的書也還不多。想小姐定然也知道他熟讀一本三字經。媳婦又閒着沒事情願每天同叔叔研究研究學業一者媳婦可以借此消遣永日二者也完了他哥子禡心願……書雲小姐說到此處已不禁淚痕滿面林氏夫人聽畢十分歡喜說難得你肯如此熱心是極好的事了你叔叔將來有點出息斷然不忘你恩德說着又提起袖子向書雲小姐福了兩福嚇得書雲小姐忙站起來。媳婦將這件事計議已妥第二天上林氏夫人便將耀華喚得進房先重重訓斥了幾句然後將嫂子要教他讀書的話說出來耀華聽了雖不甚願意的婆起

然轉念一想覺得嫂子教我讀書總該比請的先生寬得多呢不如答應下來省得父親又要替我另延西席那時候倒反不好於是欣然應允林氏夫人見他這樣益發歡喜便命耀華將書桌設在正屋中間却好他們婆媳的住房都在對面可以互相照應打從這一天起耀華真個便從書雲小姐讀書只是不得耐心坐着的分兒每逢晌午時間他就拋却書本子去跑向外邊去頑耍（其覓林福吸煙可知）書雲小姐倒還循循善誘不上幾日功夫已將他那本三字經理得透熟隨卽教他四書而且逐字逐句講給他聽其實論耀華資質並不十分拙鈍不過先前遇的那位老先生對着他只味的嚴聲厲色稍不受教便夏楚從事逼得個學生畏之如鬼自然日日思量逃學那裏還有心情去溫習書籍耀華這番既是感他這位嫂嫂和藹可親又將書裏的義理編着白話講給他聽他焉有個不覺得津津有味所以收效反比外邊聘的西席又妥又快雖然沒得坐性時常偷空向外面去走

動林氏夫人轉暗中授意給他媳婦叮囑他不用過於拘束怕這上了籠頭的劣馬使性子重又溜韁書雲小姐也因爲耀華功課並不十分虧缺也就落得做點人情不肯苦苦與他爲難林杰近來也知道這件事心中却甚爲然迫於他夫人的主張也只好推諉粧啞不大理會由是耀華名目上雖是按日讀書其實暗中仍與林福打得一團火熱巨耐那個奸狡林福除同他拚命吸煙之外偷着閒空又引誘着他時時向那娼寮賭局上去嬉戲得花費一半已填入林福的腰橐……看官論耀華這點點年紀除他父母而利息借錢不上半年工夫耀華身上已負有二三千銀子債務一半是自己的

(漸漸來了日與小人居固未有不至於此極者)林耀華本來是個紈袴子弟胸中又毫無主宰加着知識初開既然領略到這許多地方的滋味霍又虧林福替他出了一個絕好主意鑽頭覓縫替他在外用三分五分的發樂而忘返駿駿有趨入下流之勢目前只苦銀錢不濟不能任他盡情揮霍又虧林福替他出了一個絕好主意鑽頭覓縫替他在外用三分五分的利息借錢不上半年工夫耀華身上已負有二三千銀子債務一半是自己的

外又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不務正業如何竟會憑着林福這一個家人大家竟肯成千累百的借銀子給他使用豈非著書的人有些言過其實麼這其中却有大大的緣故待在下表白出來便不至惹諸君駁詰了因為那些借錢給他的人却都是些老奸巨猾他們久已知道姓林的這份人家富有財產無奈林杰生性慳吝要想他錯用一文是再沒有的事今日難得他生出這一位佳兒同他乃父的見解却是背道而馳不趁這個當兒用重利去盤剝他更待何時他們又明曉得此時借錢給耀華不但本錢無着便是利息他一時也無從出項他們却也不怕只從借據上註明幾分利息過個三月五便將那利息積聚起來算上本錢借錢時候三面言明只要他父親在那一天身故這款項便在那一天償還這個辦法是專爲便利那一班不肖紈袴子弟見是以美其名曰磬響錢磬響者人臨死時必須敲磬磬聲既響然後此款遂隨磬響之音而入債權者之手也（忽用文言唱嘆以出

之真調侃不少。諸君不信試從我們這個文明上海地方略一調查當有許多買辦少爺封翁公子比較我書中這位林耀華借的那種磬響錢還多得十倍百倍的且不計其數（住上海的公子少爺聽者）單單去責備譏誚我這少不更事的林耀華却未免少見多怪了……閒話休絮且表。福建去南城十里那一帶地方却是妓館林立凡是當妓女的不同上海風這氣或是稱先生或是稱姑娘他們另有一種名目一例的都稱做白面耀華。自從隨着林福光降這地方以來就中單結識了清香堂一個白面名字叫做玉青據玉青的搗母誇說這玉青年紀雖然與耀華同庚却還是個冰玉潔的清倌人至今並不會被人梳攏林福又在背地裏告訴那搗母他少家爺世搗母便一心一意的拉攏耀華講明了梳攏時一切用度約費五六十金耀華便同玉青雙雙成了好事最苦的這地方是在城外家中又束得緊只好從白日裏偎香倚玉却不能成夜的宿在玉青那裏我能發誓拘五這清風

耀華確是個初經風月的雛兒比不得玉青我却不敢替他下這斷語（語
語輕薄使我忍俊不禁）這件事倒是不會嘗過滋味的好耀華自與玉青
訂盟以後又不能公然常常的同他雙宿雙飛你們想他鎮日的被他那位
嫂嫂逼着讀書真個痛苦萬分無言可喻別人雖然望着他坐在屋裏雙手
捧着書本子其實可憐他行也是玉青坐也是玉青茶飯裏也是玉青睡夢
裏也是玉青到了無可奈何時候他竟公然移着憐愛玉青的心漸漸憐愛
起他那位嫂嫂起來（一筆直跌到此奇絕幻絕真是狗彘不食）這一日
剛是風和日麗淑景暄妍林氏夫人因爲日長困倦午後躺在牙床上睡
覺耀華的讀書桌子便設在靠窗子一邊剛剛讀得幾句也就有些疏懶驚
然打了一個呵欠簡直有要去夢見周公的意思書雲小姐坐在上面一眼
瞧見他這形狀又是好笑又是生氣便提着他嚦嚦驚聲喊了一句將耀華
從夢中驚醒兀自揉了揉眼睛掉轉臉向書雲小姐望得一望也便吃了

嚇。接着書本上東拉西扯不知胡亂念了些甚麼書雲小姐便拿出他做先。生的身分重復將他喊近案側順手在書本上翻了幾頁却好翻到宰予晝寢那一段故事放下臉色說道在先這一章書我曾經講過給你聽的此時且不要你背誦你倒是替我望着這書本子照樣複講一遍給我聽聽耀華。此時本有些模模糊糊陡然見書雲小姐要他講書他早已心慌意亂一時間那裏講得出只管對着書卷發呆好半晌剛念出宰予晝寢四個字以下便連字句都辨別不清楚了書雲小姐見他這憊懶模樣不由嘆嗤一笑誰知這一笑不打緊耀華偷眼看見他這嫂子淡粧素服雅潔無倫暮春面望那些僕婢一個個都不在屋裏想是大家都偷懶躲向外邊去打盹去了耀華頓時覺得情不自禁便也迴眸向書雲小姐一笑說嫂嫂寬恕則個這一段書委實一時記不清楚讓我好生想一夜明五再講給嫂嫂聽罷。

嘴裏說着這話。忽的將自家身子直挫下來。斜靠到書雲小姐身上。書雲小姐猛不防。耀華會做出這般輕薄狀態。直嚇得渾身抖戰。舒開纖腕使勁。將他向外一推。大怒吆喝道。畜生敢如此無禮。耀華心已蕩漾。一點也不懼怯。心裏也還疑惑。他嫂子是故意囑強論他。這芳年守節未必遂。心堅如石。經這一推。他轉趁勢掉轉來。依舊想用手去摟抱書雲小姐。書雲小姐又急又恨。一時避讓不及。只得將自己面前那張書案豁挪一聲。推翻在地。三脚兩步飛跑入自家繡房裏。吁吁氣喘。耀華的心還是不死。也就隨着書雲小姐脚步。意思闖入閨闥。只恨那些不做美的僕婢。聽見屋裏桌椅傾翻的聲息。都匆匆跑入裏面來看。視林氏夫人午夢初酣。也自驚醒。大聲問着何事。耀華眼見風色不利。才一溜烟的含笑飛逃出去了。衆人也猜不出其中緣故。只紛紛的將書案整頓好了一地上紙墨書籍。擣掇不及。這個當兒。林氏夫人已趿着睡鞋。出了房門。問他們爲甚麼。在此紛亂。耀兒呢。爲何不坐。

着。讀。書。如。何。還。不。曾。到。放。學。時。候。早。又。不。見。他。影。子。了。（此老夢。夢。使。人。失笑。）僕婢們見夫人詢問你望着我。我瞧着你。大家都回答不出林氏夫人益發焦怒。剛待向他們發作耳邊忽聽見他媳婦。嚶嚶在對面房裏啜泣。不肯大聲出來辨訴。只啜泣二字已寫出書雲小姐貞靜賢淑。心中也便瞧料。六七分只長長的嘆了口氣。慌忙走至書雲小姐那邊已見書雲小姐。欽橫鬚亂氣竭聲嘶便從無窮悲憤之中加着異常憐憫款款的向書雲小姐一句說不肖畜生想是又不服教訓以至累媳婦氣苦好孩子你告訴我看我叫他老子捶殺他書雲小姐此時只有哭泣的分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又見林氏夫人追問他這緣故先前還羞羞澀澀的不肯說明後來被逼不過方才含羞歛恨將適才情景一一的告訴林氏只把個林氏夫人氣得面色如土一疊連聲命人趕快出去將這畜生抓進來。僕婢們只得連答應出了內室傳話給外邊教請少爺入內夫人立等着問話不多一會連着問話不多一會

外邊僕役已進來回報說四下裏尋覓少爺不見少爺蹤跡不知跑向何處去了林氏夫人格外着急却好林杰其時剛坐在西邊一個小花廳裏同幾個廚役在那裏結算連日伙食帳目聽見太太生氣着人出來尋覓耀華他也猜不出爲着甚事不敢怠慢立刻發遣了廚役親自踱進內室林氏夫人因爲在媳婦房間裏不便同林杰講話遂含怒走入自家臥室先將耀華調戲他嫂子的話略告訴了林杰一遍隨又長長的嘆了口氣向林杰埋怨道我幾次同你商量過的說孩子近年來入大心大了若不趕緊替他娶一房媳婦怕後來還鬧出別種笑話你都是同我一味搪塞說是在外邊聽見文明人議論過的說中國男孩子此後不宜早婚若是早婚了便有許多障礙放他娘的屁呢我聽了這些瞎話我就生氣據你告訴我中國有四萬萬多個人呢我家一個耀華便是早婚了也沒有甚麼打緊只要別人家不早婚也不至便叫這中國受了早婚妨害了（當代駁之曰若是四萬萬人都像你

這般思想奈何惜乎林杰不敢爲斯言也）你又拿你自家做比方給我聽說。你也是到了三十歲以外才娶我的。你這話益發糊塗了。你當初是個精窮光蛋。若不是遇見我那父親。你到今日一般的不曾娶親亦未可知。你須知道耀兒他與你不同。他的命好偏生的。在我們這份人家還是沒有錢還是沒有勢。你難道還望他同你當日一樣窮得連爹媽都養活不起。推着小車子度日……林氏夫人還待望下再說。早被杰杰笑攔着說道。又來了。又來了。同你講起話來。動不動都提起這些舊話。實在討厭得緊。耀兒的婚事。你要替他怎樣辦。便怎樣辦。我是沒有違背的。只是一時間去向那裏覓這一門親事呢。依我的主張如今世界上叔招嫂的事也算很多。你何妨先去探聽探聽。大媳婦口氣他若是肯於答應我們就簡直將他這兩口兒推向一處省得另外又多出一番使用。（喪心病狂之言。虧他老臉說得出口。可謂有是父乃有是子。）林氏夫人向他啐了一口。說道怪道。耀兒敢如此妄。

作妄爲呢。原來你早存着這主意了。一個堂堂知府人家，如何公然做出這樣事來。敢要被人家罵煞。況且我這媳婦年紀雖小，倒是一個規行矩步。不苟言笑的人。我不敢開口向他說。這樣話。你做公公的。你有這本事。你何妨去同他商議。商議你休得將這難題目兒給我去做。林杰哈哈大笑道。這個如何使得。我有這老臉向媳婦講這樣話。豈非去討沒趣罷。你若是說用不得。這主意倒也不妨。何必給這苦。給我去吃。我也不上你這個當。林氏夫人也笑道。可又來了。你不肯上當。誰還肯去上當呢。（不從大義上着想。僅作如此計較。寫林氏處恰在分際。）你也休想討這種便宜。孩子們婚姻大事。多使用些銀子。也不算甚麼。你快別生此妄想。耀兒的媳婦我心眼裏倒有一個人呢。說出來給你聽。管許你也以爲然。英家二妹妹他的女兒舜華。我就歡喜他那一種天生成的活潑性格兒。又長得最可人意。我久已想要他做媳婦。不過因爲他們年紀還小。又加着近來我們家裏接二連三的。

開出這些岔枝兒的事所以一時也就不會提及背地裏窺探我那妹子的神情提着耀兒都是眉花眼笑只須我們向他去求親他沒有不允的道理在這個當兒請出幾位親友來去向他們那裏說一說包管十有九成林杰笑道着着着你這主意真個不差莫要說別的他萬一不答應我們我們只須將那每月津貼的欵項一概停止就可以立制他們死命……說着又皺了皺眉頭道這一層同他那裏做親若是想他們多多的陪嫁怕就不能如願了林氏夫人笑着罵道同你講起話來都是這些小人心眼兒真要把人嘔死他們那份貼款難道是掏你的腰包人家不肯答應親事便該拿這些話去挾制人家莫要給我那妹子聽見他難不成是賣女兒給你至於這般一層呢多也罷少也罷只要女孩子福命好也不在一時陪嫁上計銀不滿意橫豎等娶過門之後他少不得要依着我們家規矩這學校的風

這事辦一辦罷林杰連連點頭說使得停了半晌重又向林氏說道耀兒這孩子近來很不長進我暗中打聽出點消息據說他酷嗜洋煙如今漸漸的上了癮了雖然未知真假你早晚將他喚到面前替我審察審察看他可真有這嗜好沒有若是果真有這嗜好老實說他也不是我的兒子我也不敢做他的老子立刻將這畜生趕出姓林的大門讓他同乞丐爲伍這是你知道的當初有一次我發胃脾氣痛疼得在床上滾來滾去汗珠子比黃豆還大許多親友勸我吸一口洋煙包管立時奏效我是拿定主意寧可疼死了總捨不得拿着白花銀子去買這害人東西來治病他有多大年紀又不病又不痛轉拚命的向這下流路上去走你看我可能容着他放肆不去管束呢林氏夫人聽到此處忽然笑容滿面（笑得大奇）說道原來耀兒是吸上鴉片煙了阿彌陀佛我今才將這顆心放落下來我正疑惑他前幾

次將我的首飾偷竊出去是在甚麼地方使用呢若是光使用在這上面倒還算是我們林家造化你這沒見識的人懂得甚麼大凡一個做子弟的仗着家中有些財產第一件最怕的是花天酒地揮金如土被那些沒臉面的娘子哄騙起來成千成萬的銀子都肯拿出去花費那個用法可就沒有底兒了若講到吃這鴉片烟他縱是吃得利害像我們這份人家每年攢給他幾百塊錢也就彀他慢慢的消遣了而且拿這烟拘束住他的身子倒可以保得住他不別生妄想這是最好不過的一件事虧你還要去同他拚命呢他不過吃一兩口煙你便同他過不過去你若聽見他在外面浪賭浪嫖你又待如何奇絕議論真是別有肺腸天下爲母而溺愛其子者大都如是（你今年也有半百的人了我雖然比你小得十幾歲你是知道但是要想再養個男半女料是沒有指望虧你很心辣手說得出這樣的話叫我聽着如何不兀的傷心）林氏說着這話那個眼眶兒一紅不由的撲簌

歛的流下淚來說也。奇怪林杰本來挾着一團怒氣幾乎要拿出他義方之訓管教頑兒誰知此刻經林氏夫人一番話彷彿兜頭淋了一杓冷水一般立刻乾綱不振憤意全消轉悽惶惶的陪着他夫人流着眼淚起來（活畫庸夫）一聲兒也不言語坐了一會慢慢的踱將出去不曾過了幾天真個央出兩位親友向英府那邊去求婚……且說林氏夫人的父親林春熹本來單生了這位千金其餘別無子女這位英姨太太據林氏夫人口氣口口聲聲稱他做妹子這壁帳究竟從那裏算起呢原來林春熹老先生當初本有一個同祖的長兄名字叫做林春濤論起他們這林家族衆甚多同在五服裏的弟兄們班次也很不少惟有這林春熹同林春濤自幼兒便在一起同學及至成立以後性情又極投契當春熹服官淮北時期春濤其時亦經捐了一個鹽大使在兩淮候補弟兄們總不時的通通信札無如春濤爲人使酒負氣與那些一班同寅的人多所齟齬以至聽鼓多年始終不曾得

着。一。個。差。缺。弄。得。兩。袖。清。風。一。貧。如。洗。老。夫。婦。先。後。便。殂。謝。在。揚。州。地。方。祇。
有。一。個。女。兒。嫁。在。江。西。南。昌。府。英。姓。早。年。便。已。守。寡。膝。下。祇。生。得。一。男。一。女。
夫。家。境。況。又。極。蕭。條。後。來。打。聽。得。他。那。叔。父。春。烹。在。福。建。故。鄉。很。有。聲。望。隨。
即。挈。着。子。女。二。人。來。投。靠。春。烹。適。值。春。烹。避。居。鄉。間。却。好。因。爲。自。家。在。省。城。
裏。房。屋。甚。多。便。撥。了。一。處。給。他。們。母。子。居。住。所。有。一。切。用。項。全。係。春。烹。這。裏。
替。他。預。備。英。氏。兒。子。却。與。耀。華。同。庚。不。幸。那。一。年。福。建。大。鬧。鼠。疫。闔。家。便。都。
染。了。重。症。英。氏。母。女。醫。治。痊。愈。偏。生。將。他。那。個。兒。子。死。掉。了。英。氏。異。常。悲。痛。
這。時。候。春。烹。却。已。贅。了。女。婿。挈。眷。返。省。見。此。慘。狀。十。分。憐。憫。看。待。英。氏。母。女。
長。兄。祇。有。此。兩。代。弱。息。我。死。之。後。須。照。着。我。生。前。辦。理。依。舊。津。貼。他。們。不。可。
每。月。津。貼。之。款。却。還。不。敢。怠。慢。英。氏。對。於。林。杰。夫。婦。因。爲。仰。仗。他。們。照。應。凡。

事也都先意承志好博他們夫婦的歡心論英氏心理先前本極鍾愛煥華久已有心想煥華做他女婿後來見煥華已經同孟老先生那邊結婚此事也就作罷不料煥華命薄中了舉便已身故英氏暗暗叫聲慚愧只有些可憐書雲小姐至於耀華的爲人他的父母雖然溺愛不明然而英氏從旁邊看出知道這孩子將來沒有甚麼長進偏生林杰此時又遣出人來想娶他女兒舜華爲媳英氏滿心不願又迫於林杰夫婦看待自家母女很是不薄若是。一經拒絕此後更無顏託人宇下況且耀華此時年紀尚小等待成人之後或者不至一味流蕩好在他家富有財產任是耀華不肖也不見得便誤了我女兒終身主意已定便滿口應承了林杰夫婦自然異常歡悅少不得按着結親儀注行茶下禮便將英舜華小姐聘定了此時林氏夫人已查出耀華是躲在門房裏同林福吸煙特地將耀華喚至面前重重申斥了幾句耀華竭力抵賴堅不承認後來經林氏夫人告訴他吃煙原不要緊只要

你。關。着。門。在。家。裏。靜。坐。不。出。去。交。結。匪。人。你。就。明。白。地。在。家。開。了。燈。罷。你。老。子。已。經。我。同。他。講。明。白。了。他。也。不。來。管。你。耀。華。方。才。欣。慰。真。個。的。同。他。母。親。要。了。些。銀。子。逼。着。林。福。替。他。在。外。邊。置。辦。了。精。美。煙。具。起。先。倒。還。本。本。分。分。鎮。日。價。在。家。消。遣。無。如。靜。則。生。動。不。上。一。兩。個。月。又。漸。漸。有。些。活。潑。起。來。好。在。他。此。時。已。不。從。嫂。子。讀。書。更。沒。有。拘。束。他。的。事。務。南。城。外。面。玉。青。那。裏。便。常。有。耀。華。蹤。跡。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書雲小姐一番熱心不謂結局乃遇僞奴戲謔若論情理爲父母者宜如。何痛斥耀華乃經此變劇以後卒未聞林杰夫婦於此事有一語罪及耀華林氏之溺愛不明林杰之昏庸不振皆於無文字中見之可勝浩歎英氏依棲族黨不惜以愛女爲酬贈之品讀書至此鮮有不爲舜華失聲。浩歎者君子觀於此可悟我國家族制度害人不淺原評孟書雲以未嫁之身矢志柏舟愈覺難能可貴然亦惟涵濡於舊道德中。

始克有此。若令一般自由女豪素持放蕩主義者聞之。且掩耳却走矣。作者竭力寫一書。雲正所以愧當世。但恐奇謬之論一倡。百和與講貞操反受若輩笑罵耳。嗚呼。

耀華戲嫂原是禽獸行爲。然而青年嫂叔相對授課。僕婢不前形迹漸密。本失避嫌之道。苟非書雲冰霜難犯。則中籌之羞自茲而始矣。此男女之防。所以不可不嚴也。

林夫人於惡劇發生之後。惟知急急爲耀華娶婦。絲毫未加責備。已屬可怪。而林杰竟惜婚姻之費。卽欲爲叔嫂撮合。尤屬亂倫蔑理之談。有如是一對父母。安得不生此劣子。獨鶴評。

第四回 舊知縣頻遭月旦 新議員重出風頭

清政不綱。大局日促。親貴固招權納賄。漢員亦結黨營私。魚滬濁轍之中。燕巢危幕之上。加以外交失策。干戈固不足言。戰玉帛並不言。和列強耽耽。

踏瑕。伺隙。卽以賠歟。一事而論。每年損失之鉅。已不可以數計。國帑雖已空虛。而皇室揮霍之經費。在勢不能稍加節省。賦稅不足。繼以釐金。釐金不足。繼以捐納。最妙不過的是拿那朝廷。不甚愛惜之官。爲騙取百姓資財之策。偏生有些不長進的官。迷家中薄薄有點財產。平時則一錢如命。孤寒的親戚貧困的朋友。開口向他告貸。他便擠眉弄眼。百般訴說他的艱窘彷彿吃了早飯。就沒有晚飯。一般若再說到慷慨好施。做點慈善事業。更是沒有指望了。至於講到捐官。這一層有錢的固甘破慳。囊沒錢的也東挪西借。若是乎。這頭上不安着一個翎兒。頂兒身上不披着一套袍兒。褂兒脚上不穿着一雙靴兒。襪兒就辜負了這堂堂七尺之軀似的。一旦高車駟馬。安富榮問他怎麼叫做國計。怎麼叫做民生。他那一肚皮的草包。兩腿膀的泥。事體出來。亂離時代。天地便生出一班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承平時代。天地的土尊穿。除得乞憐昏夜。白日驕人吮癰舐痔。掇臀捧屁。再做不出一件叫人稱頌的。

的（一字一淚，看似調侃，其實無限悲憫）在下爲何說出這一番話呢？便因爲我這書中那位林耀華先生自幼兒便喜歡妝模倣樣學個大老爺派頭，頑要頑要果然生有自來與尋常人家兒女不同。不獨林氏夫人背地裏稱讚這兒子根器非凡，便是林杰有時候看見他舉止雍容，一口北京官話，又說得輕圓溜亮也暗暗覺得雛鳳清於老鳳，却好在這前幾年已將英舜華娶得入門，夫婦之間頗相和睦，只是至今還不曾生得兒子。（此等事只須略略帶過，不以煩言佔正傳地步）這一年清廷捐例大開耀華便般慾思着母親叫他同林杰商議替自己捐一個大八成知縣論，林氏心裏拿出幾千銀子去博那將來不可知的利益，老是延挨着不肯去辦，耀華便般要挾說兒子今年也有二十多歲的人兀兀不得，自忍耐不得，簡直向林杰面前百般要挾。

了。平時只恨着我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籃老坐在家裏享快活。日子如今。世界上若講到做買賣這一層能有多大點利息便是開着綢莊銀號一旦倒歇下來更沒有翻本的指望。兒子想來想去只有這做官一事利息最厚。今日父親拿出幾千銀子出來將來幾萬幾十萬都包在我的荷包口袋裏。這是再合算不過再穩當不過況且這昭信股票比較此項捐欵省儉得許多萬一錯了這機會將來再想捐官可就煩難了。我只知人家做兒子的不肯上進。父親須得去責罰他不曾見着做兒子的要想做官替祖上爭光。父親反苦苦阻攔起來。老實說父親若是再堅執不允我自今以後也只得借點別的事情去尋尋樂兒要想將我關在家裏像做女孩子一般那是幹不到的。耀華愈說愈氣得很的楞起兩隻眼珠子向他父親使勁望了望。撥開大步一口氣早跑向外邊去了。林杰一時又拿話駁他不出不得已重重的嘆了一口气。逕自踱向裏邊同他夫人斟酌去了。林氏夫人拍手笑道。

香的不吃，吃臭的我說。你這人真是別有肺肝。耀兒他說得出就做得出。萬一真個在外邊大鬧起嫖賭來。他是有詞可藉說。你做父親的連做官都不做孩子的年紀。凡事也該放他出去閱歷。閱歷他一經做了正經人。又沒有我們做父母的去帮護他。他也不敢有所倚賴。做官做得好呢。自然讓他一路榮陞。開府封疆也是人做的。說句不順遂的話。即使風色不順。還可以將他呼喚回來。也不過花了幾千銀子到底落着幾對銜牌兒。擋在我們公館門裏也算一時的威風。也沒有甚麼折本的去處……林杰此時只有點頭的分兒。真是內逼悍妻外迫嬌子。那裏還敢怠慢。好在林春熹此時雖已身故。他那些姻親故舊在北京裏擁據要津的也還不少。林杰請人替他寫了一封懇切的書函。將要替兒子捐官的話詳細說明。一經就緒。立刻從銀舖裏將捐欵匯寄京裏的人。得了這個消息果然照着辦理。不到三五月功

夫林杰便將銀子匯去那邊已將捐照寄來。却是分發廣東儘先補用知縣。這其中經手辦理的少不得還吞沒了七八百銀子。林杰如何會知道但是替兒子已將這件事完全做成自己也就安然做了封翁身分不但林氏夫人同耀華歡喜到極處便是林杰也十分暢快。耀華先趕製起簇新知縣袍服。鎮日的坐着呢。輜在城裏東奔西走。借着拜謁親友爲名希圖賣弄。林杰又揀個好日子替耀華開賀。真是懸燈結彩大擺清吹。整整熱鬧了三日。三夜。耀華的岳母英氏已經笑得攏不起嘴來。暗暗叫着慚愧。若是當初錯了主意不肯將女兒嫁給他。豈不是白白將一位現成知縣太太讓給別人。背地裏慫恿女兒萬一耀華往省候補務必閑着同他一路前往女婿年輕得意的又早你不在他身邊監察着他還要怕他三妻四妾的渾鬧起來如何是好。至於講到在家侍奉婆婆這一層。他橫豎有他的大寡媳依隨膝下。也不能不讓你隨着丈夫走。你第一這些主意務要打定。萬不可博賢孝之。

名貽誤大事。英舜華小姐聽他母親的話也只笑了一笑。誰知英氏在家裏同女兒蹉商要他隨夫赴任那裏想到在這個當兒早已另有一人鬧得比英氏利害這人是誰呢便是南城白面玉青了玉青平時拿出他狐媚手段早已同耀華山盟海誓口口聲聲說要嫁他那時候却還是沈幾觀變時會嘴裏囁嫁心裏還未必一定肯嫁今日見他父親已替耀華捐了知事樣又足到省不要多時就可以當差署缺這是拿得穩的事情不趁這個宗兒強他替我出一筆銀子贖身將來要再想遇着這壽頭碼子可就難了巧花年紀還輕將來便是另打主意也還不遲所以自從耀華告訴他想要捐官他早就甜言蜜語騙得個耀華死心塌地今日見他功名業已到手他劈口道這個想是不行罷我的爹媽他們又不隨着我去享福我終不能擅自帶着妻子雙雙。

赴粵怕被人家議論我此後比不得當初的林耀華了知縣雖是個七品小官將來還要去整頓人民維持風化這些上面倒要將脚步站穩了萬萬被人指摘不得大約我先帶着幾名家人前去看看光景再說所好的本省與廣東尙係毗連隨後挈眷不挈眷也還容易……耀華剛自說到這裏忽見玉青猛立起來將個身子直跌到耀華懷裏那滾滾淚痕便是斷線珍珠也沒有那樣又圓又快轉把個耀華嚇了一大跳忙低下頭去拍着他背低問道哎呀你這是甚麼意思有話儘管好說怎樣好端端又哭起來我此番是和你將來是同福共命的人我便有個山高水低你也不見得有甚麼益處玉青正哭得高興轉被耀華這幾句話點醒過來暗想他這話果是有理我未免有些失於檢點了好在此時已哭了半晌那把眼淚已有些接應不濟便不是耀華拿話攔着他也要易哭泣爲乾嚥了（冷雋語使人失笑）却

好趁這個當兒收了眼淚免不得掏出一方香撲撲的手帕兒向粉頰上略掩了一掩冷笑說道你只怪我不該哭恐防蹭踏了你我豈不明白這道理但是你的作爲太沒有點憐恤我的分兒你就不知道責備你自己了你此番到省不肯攜帶你的太太同走這原見你的孝順爹媽的心你不能攜帶你太太難道也不能攜帶着我我適才故意探聽你的口氣誰知你簡直一句都不提起我的話你叫我聽着傷心不傷心呢你們做男人的鐵打的一心肝銅澆的肺腑我年紀小則小然而在這些世故人情上面我早已冷透了這顆心了但是這一層寧可叫你們責心我們做女人的却是既同這人要好偏生死心場地時時刻刻便將這一個人當做自己嫡親丈夫看莫說你今日不過到廣東去做知縣便是放了那裏的督撫大員我只聽見這幾月前有意無意的知你要捐官分發出省我外面雖然不甚露着形迹在這幾個字老實便有一柄鋒利的刀子將我這心肝平剜了去所以在這

怕你替我傷心。你那裏曉得我便從那一天起我這一雙金絲纏鳳鐲兒。可的在手腕上便寬了一圍……玉青一面說一面早擣起袖子露出一雙雪白也似的皓腕送到耀華臉上給他看。耀華雖然不曾真個去驗他，到釧口再加着看見玉青粉頰上早又盈盈掛下淚痕來，真個心痛欲死，嘴裏只有感激的話兒咿唔唔也不甚聽得清楚……玉青重又說道：「我也知道你如此番出去，家人小廝少不得要帶一大堆去，還愁沒有人伺候你？我只慮到那些人他們只許在外邊隨機應變，一經到了夜晚，你步入臥室的時候，他門見你睡下，還不是一窠風的跑去偷懶了？我不是同你講笑話？這孤另的客枕單薄的香衾，睡了大半夜到有小半夜，不得安適。那時候誰來體我？」玉青說畢忍不住合合的笑，又用手指頭在腮頰上羞着他，低說道：「我平時我覺得膩煩起來，常常使勁推開你，叫你離開着我，你還涎皮。

癩臉像吃乳的孩子一般死也不去我究竟問你這是甚麼意思呢……說着流波送盼媚態橫生很很的向耀華瞅了一眼耀華也無從分辨只低着頭含笑不語玉青又說道你此時是一個豪興以爲出去做官了哼哼你還不曾嘗着旅客滋味呢到了這個當兒可是懊悔遲了……玉青說着又用手拍得一拍說你不要儘管向着我笑我也猜出你的用意了你以爲我所說的這一番話全是白操了心自今以後你老實是個知縣大老爺了又有錢又有勢花天酒地還不是儘着你去胡鬧俗語說得好三隻腳的蝦蟆沒處找兩隻腳的婆娘要多少你太太又不在你面前我又遠在福建珠江的姑娘體面似我們的很多很多你還不是拿出本事來去弔膀子結線頭便多帶幾名來陪你也不是希罕的事婷婷林耀華林耀華你放着你的玉青不死你果然拋掉了我又同別人去攀相好我縱是這身子不能飛到廣東去監察你我半夜三更魂兒夢裏我搖身一變也須變個極毒極利害的

貓頭鷹兒一翅飛向你住的那座房子屋上成日成夜的向你怪叫我不把你們那個合歡好夢鬧得你們絲毫不得安靜我也不在世上算個人到了還要撕下你片片肉來跑向廣東城門樓角上細細嚼吃也要叫你好生消受……玉青真是咬牙切齒說得十分利害耀華畢竟是個初出山的雛兒先前聽玉青發的議論還只管咧着嘴笑此時轉嚇得呆了連忙搖手向玉青哀告道快別要如此你有甚麼主意儘管同我計較我們好好的交情那裏說到這些上面你知道我素來膽小何苦拿這些話來嚇我玉青又抿着嘴一笑說道我和你有甚計較呢你的主意拿得穩穩的是決計將我拋在此地了我便勉強鬧着要隨你去後來也沒甚麼味道兒老實你還是讓我照這樣辦罷耀華道你這人委實難纏你是我心愛的人我何嘗忍將你拋下不過你的身子還是你父兄的你又不能自由難道我白白的能帶了你走你又是個紅倌人身價又高我一時也難籌措這筆現款這是我

的老實話。你去替我想。想看可有一字欺。你玉青聽。到此處不由略點了點頭重。又向外間斜着身子。望了望。笑說道。今日時候已是不早。日色漸漸沈下山去了。你若是能在我這裏耽擱。一夜我們停會子。再細細同你打算。主意。你看可好。不好。耀華答道。使得。使得。說過這話。旋卽命房裏娘姨出去。叫跟隨我的人着一個進來。我有話分付娘姨。立時含笑走了出去。不多一刻。果然走入一個小廝。耀華正色說道。你留小林在此伺候我。你就趕快進城去罷。如老爺不問我。則已。若是問我。爲甚麼不回家歇宿。你就說程伯英。程大老爺留着我議論。一齊到省的話。這時候還不曾開席。大約至晚須得明天午前。方趕得及回府。千萬說妥貼了不可。大意露出馬腳。要緊。要緊。小廝一一聽着。連答應幾個。是重又縮回幾步。方纔掉轉身子。向外面跑出去了。玉青看着耀華。說道。虧你這麼大的人了。又不是三歲五歲的孩子。怎生了你。家太爺還不容你在外邊住宿。我替你可惜。枉把你個知縣大老爺給你做了。

要是我好就好不好就同他翻臉怕他還敢下手打你耀華嘆道一言難盡這老頭子一天不死我須受一天活罪他別的本領沒有同兒子吵嚷是他第一等拿手好戲瞪眼豎鼻叫人看着便要吃嚇我難道不想同他翻臉只是別人議論起來但有說我的不是沒有人說他的不是你叫我奈何得他呢所以縱容得他越鬧越威武了（兒子縱容老子真是千古奇談）玉青也只微笑一笑其時房裏娘姨知道耀華今夜在此住宿早已預備好了飯立刻捧進房來也不去請別客彼此淺斟低酌十分有趣一直飲至二更酒青時分大家都有了些酒意爐薰鴨脣衾拂龍涎雙雙解衣入寢枕上喁喁語耀華便先問他身價究竟要需多少若是我能竭力籌措我就將你的身子贖出來老實先攜你赴粵也不必三心兩意玉青笑道不能依我爹媽的主張他們開口動不動都是一萬二萬我知道你這人的心便是在我身上花個幾萬銀子原不介意只是你家裏的銀子還不能由你做主便說到能

由。你。做。主。我。也。不。忍。心。叫。你。無。辜。的。花。這。許。多。昧。心。錢。我。說。句。老。實。話。你。的。
銀。子。就。是。我。的。銀。子。你。捨。得。浪。用。我。還。不。肯。容。你。浪。用。呢。你。儘。讓。他。們。漫。天。
索。價。我。們。須。得。酌。地。還。錢。我。給。你。一。個。底。細。兒。你。在。我。的。爹。媽。面。前。千。萬。
不。可。露。出。口。風。說。是。我。教。給。你。的。那。時。我。這。條。小。命。也。不。想。活。了。……耀。華。低。
低。說。道。我。又。不。獸。我。忍。心。葬。送。你。難。得。你。待。我。這。般。恩。義。我。感。激。你。還。感。激。
不。來。呢。……耀。華。話。還。未。畢。玉。青。早。將。一。顆。香。口。銜。近。耀。華。耳。朵。低。告。道。我。
這。身。子。大。約。只。要。你。出。八。千。足。色。紋。銀。也。就。可。以。集。事。……耀。華。伸。了。伸。舌。
頭。剛。待。答。話。玉。青。忙。又。說。道。你。若。一。時。湊。不。起。這。樣。數。目。我。還。有。個。計。較。你。
儘。管。去。湊。得。多。少。便。是。多。少。其。餘。上。下。差。個。一。千。八。百。說。不。得。這。話。我。既。一。
心。要。嫁。給。你。我。身。邊。還。有。點。體。己。兒。我。情。願。拿。出。來。貼。在。裏。面。你。看。如。何。我。
這。是。真。心。爲。你。纔。肯。說。出。這。話。若。是。外。人。想。我。這。樣。待。他。可。就。做。夢。了。你。若。
再。推。三。阻。四。可。想。你。就。不。是。真。心。要。想。娶。我。我。們。從。今。以。後。就。一。刀。兩。斷。玉。

青說着那淚痕已點點滴滴倒有一半浸濕了。耀華腮頰（兩人親密情形）可想而知。耀華低告道：我那裏是不肯娶你？我要娶你的心比你要嫁我。我的心還急得十倍。只是這幾千銀子雖然不算甚麼鉅款，畢竟總要去同人。家挪借。你不知道我目下欠的響錢着實已是不少。雖然承人家的情，不一時急急要我償還。然而遇着別人有些需用去處，少不得還要同我糾葛。我連年這耳根子也就很不乾淨。你想此時忽然又要去設這幾千銀子的法，可拿得穩？拿不穩呢！我此時不恨別的，只恨我那老子。依然精神抖擻，一點病痛也沒有。指望他倒頭可想難了。萬一天老爺有眼睛，立刻下帖請他到閻王那裏吃酒，我可就有了命了。莫說三千五千便是三萬五萬，不是外更無計較來呀！我們不會就想一個法子，請你老人家早死。這一着子以拿說他。（喪心狂話輕輕的捧出來，却也不難。玉青冷笑道：照這樣說來，你的家裏是說他。不出外面又借不到，除得死法想活法，只有求你老人家早死。這一着子以拿說他。）

病狂乃出是語世有溺情嫖界者其鑒之哉耀華笑道好極好極你真有這個好法子你便教導了我罷若是能彀如願不獨我感激你便是那些借錢給我的諸君也都感激你玉青笑道這是你我兩人體己的事做成功彼此都有好處很不用你感激我你明天回去對你的爹依然和平日一樣你須索打聽他幾時睡覺給他一個冷不防悄悄的將他頭髮打開來用一根極長極快的鐵釘輕輕向他腦袋上插進去用着被頭替他沒頭沒臉的蒙起來使他叫喊不得一刻功夫管教他一命嗚呼伏維尙饗比較砒礮毒藥還利害十倍便是官來檢驗一時間都瞧不出形迹這件事再穩當不過你依着我去辦包管一些不錯耀華想了想重又說道話雖如此只是我母親却同他睡在一處呢如何能彀讓我從從容容做這手脚我做兒子的早已耽着這偌大罪名如何使得玉青笑道這也慮得不錯但是你去做這

件。事。却。要。見。機。而。作。你。先。要。探。聽。你。那。母。親。睡。熟。不。曾。等。他。睡。熟。了。你。再。下。手。也。不。爲。遲。還。有。一。句。老。實。話。若。是。你。母。親。果。然。護。着。你。爹。不。容。你。施。展。你。就。一。發。將。你。那。母。親。也。做。翻。好。讓。他。們。夫。婦。雙。雙。的。攜。着。手。向。枉。死。城。裏。去。走。一。走。而。且。辦。起。喪。儀。來。也。還。便。當。些。省。得。去。做。兩。番。發。送。（不知輕。重。之。談。便。全。是。無。知。小。兒。女。口。角。讀。者。或。以。大。義。責。之。謂。其。滅。絕。天。理。則。猶。高。視。乎。儕。輩。已。）玉。青。這。一。篇。議。論。真。個。將。耀。華。說。得。頑。石。點。頭。心。花。怒。放。沒。口。子。的。稱。讚。好。計。好。計。兩。人。此。時。約。莫。談。了。有。大。半。夜。功。夫。十。分。困。倦。一。倒。頭。便。沈。沈。睡。熟。次。日。清。晨。玉。青。也。不。留。他。耀。華。因。爲。心。中。有。事。亦。急。於。要。赶。倒。了。進。城。進。城。之。後。到。了。家。裏。一。眼。看。見。林。杰。夫。婦。同。他。妻。子。都。聚。攏。在。一。處。好。呀。你。真。快。活。在。這。裏。取。樂。也。不。招。呼。我。一。聲。你。知。道。我。惱。你。不。惱。你。林。福。可。巧。林。福。正。閒。着。沒。事。正。躺。在。牀。上。呼。呼。的。抽。那。大。煙。耀。華。不。覺。笑。道。覓。覓。

斜着眼見耀華進房也不起立只努了努嘴說少爺請那邊躺躺罷少爺還在這裏怪我少爺昨夜在玉姑娘那裏快活也不會招呼我林福一聲你我還要惱你呢耀華笑道呸誰見來我是在程老爺那裏住的何曾看見玉姑娘影子耀華說着早已躺下來笑道快燒一口煙給我過癮休得同我瞎三話四林福一面替他燒煙一面笑道你真個不會住在玉姑娘那裏住在玉姑娘那裏的敢是一條癩狗好少爺你做的事休要瞞我瞞了我是再也幹不好的（暗逗下文）你做宋江我就是吳用你做劉備我就足孔明……林福還待望下說耀華一口烟早已笑得噴出來罵道這都是小林嘴快看我明天揭他的皮林福笑道他不曾替你告訴老爺就算是他好處萬一他不仔細竟給老爺曉得了你又待如何呢耀華猛然聽見林福提起老爺兩個字他心裏是有事的人不由動了動心頓時放了滿面愁容重重的嘆了兩口氣依舊拿起煙籤子就着烟燈燒烟林福暗中已瞧科幾

分只不便拿話去問他左右同他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話耀華更忍不住時將烟鎗放在一邊口向林福問道大前年老爺同太太預備好的那副壽材我記得是停在北門城外龍光寺的此時想還擱在那裏呢林福道這個沒要緊的事少爺提他則甚耀華正色答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你們看看老爺雖然是精神健旺只要一口氣不來那時候就要棺木用了……說着又連連嘆氣不已林福此時已十分明白重又逼問句道我怕老爺一時難得便死閻王老爺不來請他難道老爺還去尋冤閻王老爺不成不能依我林福的心我也望老爺早早死了少爺做了一家主那時候我們便該快樂不盡了耀華忙道難道你也有這樣心既是如此我不負你……耀華於是將夜間同玉青計議的主張詳細說出來告訴林福斷此之林福只管豎着兩個耳朵聽他說話再也不去擾他及至聽他說完了然後

才一咕噜坐起身子笑向耀華道我的好少爺你真個依着玉姑娘的話去幹不成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個頭是不穀砍的少爺要做還須斟酌斟酌才好耀華急道我也出於無奈若不是要銀子用誰還肯去殺害親老子好在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你不去替我告訴人誰還知道這事便是我做的林福笑道這一層雖然不消慮得但是你少爺不是捐了知縣要到省去候補麼候補的官一經父親身故便須稟報丁憂這丁憂兩個字是官場最忌諱的你將老爺害死了不打緊因這上面却不能不丁憂回籍這不是自家給苦給自家吃嗎玉姑娘他只顧說得高興他那裏會想到這其中的原故呢照此說來林杰還虧給兒子捐官才救了這條老命一笑耀華聽至此處方才恍然大悟急得將雙手一拍說道哎呀我就不會想到這一層幸虧你提醒了我幾乎錯走了道兒那時候才懊悔不及呢這可難煞我了又要錢使又不能用這一條計策玉青這身子不替他贖出來他又

憐我。好哥哥。你既做我的諸葛孔明。你有甚麼兩全妙計呢。林福笑道。莫忙了。莫忙等我這諸葛孔明將烟燭過足了。再來替你籌劃說着便拿起烟鎗吸了。好幾口烟才望着耀華微笑道少爺你左右不過是要錢使用我來替你。想個變通方法權且濟過了燃眉之急。隨後再設法彌補也不爲遲。我們公館裏同本城益大錢鋪共着往來。這是少爺知道的。每次支取銀錢不是老爺親自去會他們管事先生。有時候也遣我去付過銀子的。此番瞞着老爺你就說赴省需款在他們鋪裏先支八千銀子應用。他們見了少爺料想不能奈何。你耀華笑道不行不行我也想到這種辦法只是支取銀錢必須簿摺爲憑。我知道那個摺子老爺收藏得非常嚴密。親自交代在太太身邊。你還肯輕易允許若是我能將摺子取到手裏我早已隨意去支付款子了。還

待你今日替我籌劃。我說你這諸葛先生很不濟事。林福不待耀華再望下說忙正色答道少爺又來了。我豈不知道這個道理。不得簿摺如何能支付銀錢。我們此時第一須要設法將摺子騙取到手。以下的事便可迎刃而解。少爺不等我的話說完。兀自先責備我的不是。我如何肯服。少爺在先不是說的要謀害老爺。必須乘夜深人靜悄悄入房。我的意思此一層文字却用的不錯。只須改換謀害的主張。易爲偷盜的手段。我久已打聽得老爺近來並不常在上房裏宿歇。這件事更容易下手。但是婢僕們耳目衆多。也不可不防。老實同他們打通一氣。事成之後允許他們好處。約定日子。還可以分付他們開門而待。這是千穩萬妥。比較那些做出滅倫的大禍。高着許多。少爺一經將銀子取到手裏。依然將這摺子輕輕放歸原處。神不知鬼不覺。還可以保得老爺查檢不及。耀華此時只顧凝神靜聽。及至林福將話說完了。幾個揖說妙計妙計。便依你這樣法辦。至重行立起身來向林福深深作了幾個揖。說妙計妙計便依你這樣法辦。至

福笑道那個自然我替少爺幹了這件功勞我也不想別的好處少爺赴省千萬向老爺說一聲攜帶我同去便是少爺酬謝我的地步耀華笑道你這人可不嫌膩煩這句話早經同你說定了還要你叮嚀甚麼難不成叫我畫個花押給你不成說着彼此相顧大笑果然不多幾日林福真個買通裏面上下人等將林氏夫人存儲簿摺地方都打聽得一明白耀華這一夜公上摺子悄悄偷入他母親房裏其餘物件一概不動只把個同益大往來支取銀錢的交給林福酬謝裏邊的婢僕隨時又將那個摺子交給他們依然背着林氏夫地將銀票放在一個皮夾裏面帶在身邊逕向玉青處來替他贖身這件事彼此當面又不好講得還是約同林福一路出城到玉青那裏叫他做個撮

合保證。且說玉青自從教導耀華殺父計策以後，便日夜盼望他父親身故消息。誰知等了有好幾日功夫，並不會見林家有甚警報。那耀華的影兒，又不見到來。心中異常焦急，深恐耀華負心。這一天剛在房間裏閑坐，忽的外邊報進來說，林少爺已經到了客廳。玉青不由吃了驚，剛立起身，已見耀華笑吟吟的掀帘而前。玉青一眼瞧見他，依然平時裝束，猜道：「耀華並不曾依着自己計策行去，心中便老大不自在。」（不近人情之人，寫來異樣好看。）只冷冷的問了一句：「說少爺這幾天很好？」耀華笑道：「多謝你問着我，還一般的頑健。」玉青又問道：「你們老太爺這幾天想也很好？」耀華益發大笑起來，說我的爹同我一般，都還好。玉青到此更不言語，一屁股坐向繡墩上邊，幾乎要盈盈的落下淚來。耀華含笑挨着他，坐在一處，低低說道：「並不是我違背你的言語，那件事委實做不得。但我擔當不起這殺父的罪名，而且爹死之後，我就須丁憂，不能到省。我既不能到省，我又何能替你贖出身子？」

帶你回廣東去呢。你是聰明女孩子，須索替我想一想。玉青一面聽着一面說道：「使勁將耀華推過一旁，含愁歎息的說道：『你也不用同我支支吾吾，我猜透了你這顆心，左右要拋棄我罷咧！這也辦不到，那也辦不到。』你還是老實去到廣東做你的知縣，我是個薄命的人，也不想跟着你去享福。我還以爲你輩子不到我這地方來呢。你今日又來顯現，做甚誰希罕？你這樣甜言蜜語的來騙我。」耀華見他這嬌嗔滿面，越顯得楚楚可憐，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說道：「癡丫頭，你休得向門縫子裏瞧人，將人都瞧匾了。我姓林的難道除得殺害老子才有錢使用，其餘便想不出一個方法來贖你的身子？你也不問人話？」不人是打心坎裏愛你，我便賭氣跑了看你同誰去使這性子。玉青聽見他這一個青紅皂白，便霹靂拍拍像放連珠砲似的責備我一大篇混話。我要人既然想了法子替我贖身，爲甚不明白告訴我轉要你這般吞吞吐吐？

的拿着人開心說着又笑道我昨天新近得了一雙好鞋樣兒你看這花朵繡得好不好耀華望了一望也笑道很好很好我此時且沒工夫同你研究這些你將耳朵送過來我告訴你的話於是耀華遂將昨日如何同家人林福設策怎生在益大鋪子裏瞞着爹透支了一筆款項今天專爲這件事而來同你家媽講話你看可好不好……耀華却不會說出實數只告訴玉青說是取了六千銀子出來却不知你的媽還答應不答應玉青只管含笑點頭立刻便命人將他的媽請進房將耀華要替他贖身的話一一說了那個鴉母起初聽到這裏放下臉色決意不肯說是我一家子的希望都在玉兒身上其餘雖然有幾房女兒才色都不出衆將玉兒放走了我家這份門戶便立刻支撐不來還是勸林少爺休打這個主意這番話將一個林耀華說得冷水澆背五官百骸一毫熱度都沒有了也不答鴉母說話只呆呆的望着玉青發愣幾乎不垂下淚來還是玉青鶯簧一般的言語向他的媽央告

說是林少爺他是決不顧惜銀錢的他都能使你們心滿意足圖個下半世的快活。搃母那裏肯聽。只把個頭仰得高高的好似絕對沒有轉圜的地步。玉青益發着急。免不得淌眼抹淚同他的媽廝鬧。說媽如若不放我嫁林少爺我從今以後便立誓不接第二個客借此報答林少爺平時待我的一番情義我看你們能奈何我怎樣搃母被他鬧得沒法才冷冷的說道好呀女人生外向好兒子你只知有林少爺不知有你的媽了你既然決意要跟林少爺走料想我便拚命留住你留住你這人也留不住你這顆心我也只好割捨肚腸讓你們稱心滿意只是我辛辛苦苦養了你將近二十個年頭別的不算就是我調理出來你這一般水葱兒似的人物也不知費了幾多心血我倒要聽聽林少爺的分付你這身價他給我多少呢玉青哽咽說道媽又來了女兒是你的女兒這身價自然聽媽究竟索多少不是我替林少爺說話他怎麼先開口給你多少身價呢好媽媽要得賣頭向外媽也不必給這難。

題目給我們做罷還是請媽明白說一句好讓林少爺自家去斟酌老實說
媽也要平心想一想我自從解了知識以後歷年間替媽也掙了許多銀子
媽今日千萬不可路轉山遙的索價總要讓林少爺能做得到那就算媽是
愛惜我了（一篇粧模做樣的文章說來真令人感激安得不使耀華入其
玄中）那搗母冷笑了一聲故意扭了一扭頭向玉青說道咦我倒瞧不出
你這小蹄子同林少爺打得這樣火熱怪不道有時候從夜間都聽見你魂
兒夢裏喊着林少爺名字搗母剛說到這裏把一房的人皆引得哈哈大笑
起來耀華尤其覺得眉飛色舞玉青羞得臉上通紅輕輕向他媽啐了一口
也就笑了搗母又接着說道你既然這樣說法真個倒叫我不能同林少爺
多索銀子了罷罷罷好歹林少爺就給我一萬銀子罷這真是天公地道若
是別人要娶我這玉兒便加增我一倍我還不依呢玉青得了這口氣也不
再同他媽講話便走近耀華身邊低低說了兩句自家便佯佯的走過一旁

去了。耀華方才向鴉母說道：論理你要的這數目也不爲多。只是我近日忙到省候補，凡事都拮据異常。一時間如何能得此大宗巨款？好在這件事他帶出來伺候我的。他此時想在你們那個門房裏坐着，你可出去將他喚進來同他接洽。他凡事可以替我做得一二分。主的你同他計議好了，叫他到我跟前回我的話。鴉母連連答應了幾個是呵着腰含着笑逕自走得出去。玉青見鴉母已走從背後瞪了瞪眼，向房裏那幾個娘姨用手指着鴉母。身後喃喃的說道：你們看這老婆子越老越糊塗了。開口一萬閉口一萬，他也不知道這一萬銀子畢竟有多少。他這老脊背兒可還擋得動？他一個貪心太重，你門看我這話可是不是娘姨們也笑。他知道他別的只笑他。他這話可是不是娘姨們也笑。我不笑他。他知道這姑娘的話一點不錯。論姑娘的心，我們素來知道的巴不得白跟林少爺走。只是這位老太婆太難纏。姑娘也叫做無法。玉青笑道：可不是的呢？我

只恨我這身子不能自主……大家剛在房裏說了些閒話。早見林福掀着門帘伸頭向房裏探了一探。似乎不敢擅自進來。模樣耀華眼快。早已瞧見才走入房裏一眼看見玉青坐在耀華身旁。忙搶近了一步。向玉青彎了一隻腿口裏說着林福替姨太太請安。玉青委實不好意思。勉强抬了抬身子。笑道不敢當說畢。忙掉轉臉用手帕子掩着香口。吃吃的笑個不住。耀華對着林福冲口問道。適纔玉姑娘的媽同你講的話怎樣了。你看他開的盤子。很大簡直是有心不肯讓玉姑娘嫁我。你畢竟怎生對付他的。不妨明白告訴我。橫豎我也不惱。他就是了。林福垂着手將身子站得挺直。朗朗的說道。小的很知道少爺的意思。適才同他們着實磋商了好一會。玉姑娘的母親初則不肯答應。經小的再三開導。說是少爺如若不娶玉姑娘以後也再將一。沒。有人敢佔我們少爺的面子來和玉姑娘相好……說到此處。林福又將

雙。眼。睛。向。玉。青。飄。得。一。飄。微。微。笑。道。況。且。小。的。久。已。探。聽。得。玉。姑。娘。除。得。我。
們。少。爺。他。也。決。不。肯。另。行。嫁。人。你。們。白。白。的。在。裏。面。作。梗。反。落。得。兩。邊。不。很。
好。看。你。們。都。要。在。這。價。目。上。面。讓。一。讓。這。件。事。才。可。就。緒。呢。玉。姑。娘。母。親。聽。
小。的。話。說。得。十。分。懇。切。方。才。命。小。的。斟。酌。個。辦。法。小。的。從。五。千。銀。子。上。講。起。
此。時。已。講。到。六。千。五。百。銀。子。至。於。做。喜。事。時。候。一。切。開。支。在。外。小。的。看。他。們。
的。口。氣。業。已。活。動。所。以。進。來。特。地。請。少。爺。一。個。示。還。是。就。照。這。樣。辦。呢。少。爺。
如。若。嫌。數。目。太。鉅。小。的。也。可。以。去。回。覆。他。小。的。不。敢。擅。自。專。主。：：：論。耀。華。
此。時。心。深。恐。那。個。搗。母。真。個。非。一。萬。銀。子。不。可。便。是。求。他。寬。讓。些。大。約。總。
要。八。千。身。價。纔。可。集。事。誰。知。聽。見。林。福。這。番。話。簡。直。出。自。意。外。心。中。已。是。
歡。喜。不。盡。面。子。上。故。意。遲。疑。了。一。會。又。拿。眼。去。望。着。玉。青。似。乎。要。待。他。發。落。
玉。青。也。猜。到。他。這。心。事。忙。笑。推。着。耀。華。說。道。我。的。少。爺。你。就。答。應。了。他。們。在。
我。身。上。多。用。個。一。千。八。百。我。是。知。道。感。激。你。若。再。遲。疑。弄。出。別。的。岔。枝。

兒來你便對不住我……說着又望林福笑道林二爺我知道你是少爺體己的人這點點主你便不能替他做一做還巴巴的來同少爺聒噪我勸二爺快去同他們接洽定了罷你放心料想少爺不來怪你……玉青剛在這裏說着旁邊早走過一個湊趣的娘姨使勁的將林福向房外一推林福便趁這個當兒笑了一笑真個跑向外邊去同那個鴟母做事去了輾轉了片刻工夫重又跑得進來向耀華索取銀票耀華早從身邊一個皮夾裏拿出六千銀子一張紅票另外一千的又是一張當面交給林福說其餘的五百以及開銷費用改一天統共再交一千銀子林福將銀票接在手裏檢點清楚楚答應了幾個是匆匆的又出去了其實林福同鴟母議定玉青的身價整數七千另外開銷只有五百其餘五百銀子老實便是林福享用這是他們預行計議的好在這款項都出自耀華身上大家分潤些也不爲過後來耀華感着林福替他出了這一番力還另行送了他二百洋蚨以作酬勞之

用林福歡喜自不消說得當晚兌價之後撫母少不得備了上等酒筵替耀華同玉青賀喜。耀華當夜便又宿在玉青這裏隔了幾天耀華在家裏忙著起行的事件玉青那裏又揀選了吉日良時實行納寵的儀節耀華便在這時候又將那一千銀子交給林福有些同耀華密切的朋友都跑向玉青那裏去紛紛祝賀熱鬧情形在下這支筆也不去替他們鋪張揚厲只瞞得林杰夫婦以及耀華的妻子英氏實騰騰的等到耀華赴任之期雇好官船扯着廣東候補知縣紅沿黑字的大旗兒隨風招颺耀華真個同他父親求將林福攜帶赴任林杰初猶不肯答應還是他母親說林福這人幹練多能告在耀華身邊雖然帶了好幾個家人總不若林福爲人妥貼到省之後有林福第一事便是背地裏將玉青用一乘小轎先行抬至船上開船之後耀華十分快慰白日間便推窗四望同玉青並肩坐着指點點叫他看兩岸風景一到快

夜裏旅客淒涼。征人辛苦。他是一點沒有這些感慟。轉瞬之間。抵了粵省。那些腳靴手版。庭謁衙參。少不得自有他們一番官場俗例。暫時權且不絮絮表他。我且將耀華在家裏脫騙出去的那八千銀子交代。一個下落。纔見得世界上有這種爲富不仁的父親。自然要生出這種善於揮霍的賢子林杰。自從送耀華赴任之後。心裏自是歡喜。一雙垂老的夫婦。偕着兩房媳婦。在家庭度日。倒也安閒快樂。隔不了多日。其時適值冬至。令節朔風凜冽。天氣漚寒。林杰這一天清早起來。督率着僕婢們在神座前燒着貢香。遍燃蠟燭。自家穿戴起禮冠禮服。恭敬敬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然後便有孟書雲小姐同着英舜華小姐兩個人含羞帶笑的出來替公婆賀節。林杰夫婦也笑着說了些升官發財吉利話兒。大家剛纔坐下。其時家人們便熱騰騰的送上幾碗猪油白糖大湯糰子上來。因爲林杰平素酷嗜此物。加着冬至俗例。無論大家小戶必須用這湯糰爲冬至食品。大約取個團圓的意思。林

杰十分高興。端過碗來，狼吞虎嚥的一氣吃了有五六個。他們婆媳們只不過隨意吃了些，就放下來。僕人收拾碗箸之後，遞上滾熱手巾，林杰擦了兩把，便告訴林氏說：自家要出去向幾家親友那裏走一走。林氏笑道：怪冷的天，氣你既然要出去賀節，好叫他們趕快替你預備轎子。林杰笑道：不用不用，家裏又沒有轎夫向外邊雇人。當這節期，定然又要爭多競少，還是步行的好。況且適纔我又多吃了幾個湯團，倒是走幾步路還可以活動活動，免得停滯在胸腹裏，不能消化。生出病來，林氏也笑道：不坐轎子就罷了，又說這話做甚？大清早起，又是令節，你也不圖個順遂。林杰也只笑了一笑。道訪了幾家親友，忽地滿天又飄下幾點碎雪來，道途又滑，身上覺得微微有些燥熱，回頭向僕人笑道：早知便坐轎子出來也好。此時在那裏覓一歇脚，委實我有些動擇不得了。僕人向街上兩頭望了望，猛然指着地。

一處說道離此不遠我們共着往來的那家益大錢號便在這裏老爺最好在他鋪子裏坐一會等雪住了再走不妨……說着搶先行了兩步果然到那鋪子裏招呼一句益大錢號便走出一位管事的笑吟吟的迎得上前說道天氣這樣寒冷老先生還出門則甚快請到小號裏吃杯熱茶再回公館林杰也拱手笑道久不到寶號來盤桓今日特地到來賀節那管事的笑着道老先生言重賀節二字實不敢當兩人說着話早先後的走入中間一進廳上彼此分賓主坐下已有號裏僕役殷勤送上茶點那個管事的少不得想着閒話同林杰攀談又講到耀華赴任候補一事着實的奉承了好些話林杰十分得意也便詢問些今年年底銀根鬆緊如何貴號素稱殷實想不至有所拮据就以舍間存歟而論放在別家號裏總不及貴號倚靠得住大約年間尙不至到貴號提現只求將利息早早的發給弟使用弟便感激不淺那個管事的聽見林杰說到此處凝了凝神重又欠着身子問了一句說

老先生財產饒富通省皆知。一時原不必急於提付現款。但是在令公郎赴任之先。曾在小號裏撥過八千銀子。想老先生應該知道的……管事的這句話不打緊。然而傳入林杰耳朵裏。好像劈頭打了一個焦雷。一般真個耳不及頓時。面色便死白起來。也沒言語回答。兩隻眼珠漸漸要反插上去。掩幸而坐的是。一張靠背椅子。不曾傾跌下來。把個管事的嚇得真魂出竅。忙跳近林杰身旁。喊道老先生怎樣。老先生怎樣。接連的喊了幾聲。那種聲將一店的人都驚壞了。大家一窩風似的都圍攏過來。瞧看熱鬧。林杰帶來的那個僕人剛站在店門口。閒望見這光景。知道裏邊出了岔事。忙跑近前仔細一望。向衆人搖搖手說。不妨事。不妨事。我們老爺想是急怒攻心以致。一時轉不過氣來。莫非管事先生同他講起銀子的話。他纔有這種神氣。說了一遍。那個僕人笑道。可不是的。我們老爺的性命將來定然要斷纔氣以。以。

送在這銀子上面你們若是不肯相信再瞧着罷……說畢便伸手向林杰唇齒中間使勁的掐了一下林杰果然立時甦醒悠悠的嘆了一口氣睜開眼來見許多人圍繞着自己又羞又恨忙用話解釋道諸位休慌我是生平有這頭眩的病一時發作起來往往如此停一歇便可痊愈了衆人聽了他這話方才陸續散去那個管事的殷勤慰問了一番林杰嘆道銀子呢原不打緊只是孩子們瞞着我做事實在胆量太大況且他此次到省的一切用度我已替他預備妥貼不知道他又要這許多銀子在何處使用說着又連連搖頭不已瞧這光景幾乎又要眩暈過去模樣那個管事的忙勸着說道老先生這也不要過於怨恨你們少爺目前世界非錢不行尤以官場爲甚少爺此去不想差缺則已如若想差缺到手大約赤手空拳萬無希望少爺難得生在老先生這份人家若不下些本錢將來的利益從何而得哈哈不怕老先生見罪世界上利益最厚的莫如做官了少爺有朝一日升官發財

那成大堆的黃的是金白的是銀翻翻滾滾的運到公館裏去那時候老先生纔知道這八千銀子的好處呢（此公亦頗洞見官場癥結而詞令亦復可喜）不比我們做生意的人拿着錢出來開舖子稍不謹慎一般連本帶利都虧歇了撈摸不得還沒地方去叫冤呢……管事的說着這話又掉轉頭吩咐小官們快些送上熱茶來給林老先生潤一潤口吻林杰細細聽去心頭一般惡氣稍稍按捺了些更不耐久坐便要告辭而行管事的也不敢久留一直送至舖子門首林杰剛待要走猛又想起一事又重行站下來向那管事的問道劣子不肖固然不該瞞着我私付銀錢但是貴號既不曾給信給我如何竟聽信劣子一面之詞私相授受這件事似乎……在林杰的意思寫來可憐可惱）那個管事的精明不過亦已洞見林杰的肝肺不待他說完忙笑着說道老先生言重這私相授受的罪名我們何敢擔受只是

少爺付銀子時候確有老先生簿摺爲憑當時若沒有這個簿摺莫說少爺要付八千銀子便是八百八十小號也不敢擅自給他老先生是最明白事理的倒是速回公館查問查問還簿摺如何落在少爺手裏的這纔是正辦呢這還幸而少爺是老先生愛子取去銀子使用便同老先生親自取去一般萬一竟被外人偷竊出來徑向小號支付款項那時老先生更當着急呢管事的這番話分明譏諷林杰不自謹慎以至釀出此事又句句堵塞住林杰適才的言語林杰方才知道耀華竟是盜取簿摺表裏爲奸這一氣更比先前利害又加着那管事的當面冷嘲熱諷分明搶白自己想要再同他爭辯又覺得自己適才所說的話原是過於冒失便爭論起來也於事無濟只得重行將這一口悶氣勉強吞嚥下去再不言語逕自同原來的那個僕人冒著微雪一路上踉蹌的趕得回去一進了大門飛也似的跑入上房坐下來舉着雙手揉搓胸腹林氏夫人瞥眼瞧見林杰氣色大變氣促聲微

知有意外變故忙走進前詢問着說道好好的出門賀節爲何弄成這般狼樣子回來敢莫是在路上受了風寒麼接連問了好幾遍只不見林杰答話林氏夫人益發大驚忙一疊連聲的命女僕們將適才跟隨老爺出門的那個爺門喚進來待我問他這其中的緣故女僕們剛待要走猛的聽見林杰大吼一聲直跳起來一把揪住林氏衣領輕輕的按倒在一张睡榻上所有衣服已撕成兩半揸開五指便去褪林氏小衣幾乎不將四體顯露出來也不知林杰那裏來的這般勇力口口聲聲只喊着我倒要剖開你這肚皮問你當日在這地方如何會生出這孽種你們快替我取一盆水來讓我喝著他洗一洗這腸子林杰越說越氣頓時眼睛通紅口流白沫只把個林氏得怪喊怪哭拚命的擰扭其時屋裏也立着許多僕婢大家見這光景知道林杰已經瘋狂誰也不敢上前勸解畢竟林氏尚有主見雖然鬧着還大聲道嚇皮來所喝著僕婢說你們快快出去多叫些爺們進來動手這一句話纔將大家

提醒果然不到片刻功夫外邊陸續跑進許多僕役連拖帶拽纔將林杰扯得過去林氏將自家衣服掩束完好再瞧着林杰已在一邊蹣跚落下尋人撕殺林氏分付衆人快用繩子將林杰手脚捆縛起來不得容他施展纔長一短問着先前那個家人那個家人便一一的將在益大舖子裏的情由告訴林氏林氏重重的啐了那個家人一口說誰叫你獻殷勤叫老爺到鋪子裏去呢你看我這事做夢也想不到這原是少爺不好也難怪老爺到那氣如今弄成這個模樣這不是氣數麼說着已簌簌流下淚來這時候兩個媳婦都已站在一旁只得先將林氏勸得進房重行穿換衣服林氏果然將那個益大錢號簿摺檢查出來再一細看不是明明白白註着日期付過一千銀子一毫不錯不由長嘆了口氣順手擲到英舜華小姐面前意思叫他去看舜華氣得粉面雪白也不伸手去接還是孟書雲小姐湊趣依然林氏將簿摺包好放入櫃裏笑道娘還是將這簿摺收拾好了罷免得再被替

別。的。人。盜。了。去。弄。出。岔。枝。兒。來。那。纔。是。不。了。呢。……書。雲。小。姐。原。是。一。句。取。笑。的。話。誰。知。已。直。刺。入。舜。華。心。坎。裏。疑。惑。是。輕。薄。他。的。夫。婿。從。此。遂。記。着。書。雲。仇。恨。以。至。後。來。家。庭。釀。出。許。多。酸。風。慘。雨。這。且。不。在。話。下。且。說。這。兩。個。媳。婦。剛。將。婆。婆。安。慰。好。了。重。出。來。看。視。林。杰。只。見。林。杰。雖。然。被。人。捆。着。兀。自。喃。喃。的。亂。嚷。亂。罵。也。聽。不。出。他。說。的。是。些。甚。麼。一。會。兒。氣。竭。聲。嘶。便。又。口。吐。白。沫。昏。然。不。省。人。事。林。氏。夫。人。出。來。瞧。這。光。景。驚。懼。交。併。趕。忙。命。人。出。去。延。請。醫。士。前。來。診。視。醫。士。按。切。他。的。脈。道。便。一。告。訴。林。氏。說。老。爺。分。明。是。急。怒。心。猝。然。瘋。狂。縱。是。吃。下。藥。去。怕。一。時。難。奏。功。效。說。畢。遂。開。了。一。紙。方。劑。不。過。攻。醫。士。前。來。診。視。醫。士。按。切。他。的。脈。道。便。一。告。訴。林。氏。說。老。爺。分。明。是。急。怒。了。膈。食。重。症。一。時。氣。憤。起。來。依。然。指。着。林。氏。罵。詈。怪。他。不。曾。生。着。好。兒。子。林。氏。也。不。敢。同。他。爭。辨。鎮。日。價。惟。有。暗。自。飲。泣。形。容。也。日。就。枯。槁。背。地。裏。又。命。

人將家中如此情形痛痛切切的寫了一封長函寄給耀華誰知耀華自從到了廣東循例參見了幾位上司將近半年也不會得着一個差委因為那時候清政不綱親貴用事外任的大員多半由苞苴而來一切用人行政誰也不是視賄賂之多寡定差缺之肥瘠那些候補人員除得借重京內的請託還可有委署缺分的指望再不然也須輦着重金夤緣上下你們想那林耀華既無當道的攀援至於銀子一層好容易竊取了些已花費在玉身上所有林杰交給他的幾百元才殼在省中飲食居處的支用那裏有餘款可以賄通長吏可憐他那一條水晶板櫈坐得有些不耐煩起來好煩那個林杰在家裏罵着他那裏知道他一般的也在外邊罵着林杰說我父親不達時務既然替我捐官又捨不得給我私通賄賂不知等候到那年纔有發跡日子閒着沒事住在寓裏日間便同林福抽着大煙消遣夜裏一這笑少不得又要敷衍荷玉青煙色兩虧年紀雖然不過三十歲左右的人已

是骨瘦形銷毫無生趣賭氣不寄家信去稟安父母遇着用度不給只打發。一個家人回家取錢粵中官僚大家也都曉得耀華癖好甚深嗜烟漁色大。凡一個人好好名譽最不容易傳播至於此等劣迹偏生一人傳十人傳百立時將個林耀華指摘得無地可容耀華有時也聽入耳朵裏又羞又氣越發不肯出去同那些人周旋孤立無援益形狼狽當初在家裏借的那些債累人都以爲他既然到省候補還不時的寫信來催促他的借款他格外心裏焦急常常的對着玉青唉聲嘆氣這一天一個人剛坐在書房裏發悶特地命着身邊伺候的小廝去傳喚林福進來替自己燒烟不多一會已見林福張皇失措的手裏拿着一封書函跨進書房向耀華說道奇怪我們公子樣我又不敢擅自開拆少爺快快瞧一瞧看告訴我們好讓我們放心說着便將那信遞入耀華手裏耀華略將信面子隨意看了看又重攢過一旁。

冷笑道有甚麼事故呢。任是重要。不過老爺或是太太病故罷了。像我在這裏舌活受罪倒不如回去。丁憂還爽快些。要你這樣着急做甚。我的癮已發來。燒幾口煙倒是正經。林福見他如此心裏暗暗好笑。又不敢同他違拗。只是閉起雙眼沉沉要睡着了。還是林福忍耐不過。用手將耀華推了幾推。說好少爺這封信不比尋常家信畢竟請少爺看裏面說的是甚麼。少爺若是果然懶得看。只要少爺分付一句。我便替少爺拆開來念給少爺聽也好。耀華閉着眼笑道沒的活見鬼罷。我幾曾有事瞞過你的。這封信你要拆就拆。何用如此繞着道兒和我講話。好好你便念給我聽。林福被他也說得笑起來。真個起身子跳下床沿將那封信一氣拆開從頭至尾念了一遍。笑道原來是老爺瘋了。目前又添了膈食症候。這信上說得十分危險。怕少爺適

才說的那句丁憂的話真要實行了也未可知耀華聽畢果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我的話如何我相信我這料事如神是再也不會錯的我有句話要問你在先常聽人說凡人得了這膈食重症是再不會全愈的但不知這病幾時可以送命須是越快越好林福道這話也難預料雖然膈食症候異常難治然而却保不住不遷延個一年半載若果然遇着靈效方子一樣能進飲食重新會好起來這瞧着少爺的命運罷林福這幾句話早又將耀華說得悶悶不樂重又向床上一躺只是嘆氣林福笑道其實這靈效方子向那裏去尋覓呢怕老爺這病左右是個死局耀華忙一咕嚥坐起身子指着林福大笑道你這一句話講得纔明白呢我就很歡喜聽得入耳朵裏去像你先前說的那些議論我們就惱了交情都使得說完這話他也再不俄延立刻拿了那封信函一直笑到內室裏去了玉青近日以來久不見耀華的笑容今日猛的見他如此形狀心中也兀自歡喜忙笑道少爺高興得很敢

不是從藩台那裏得着甚麼署缺的消息了。耀華連連搖頭道：「不是便
是署缺，也不過出去尋覓銀子使用。如今是外面的銀子雖然沒有指望，
家裏的銀子不瞞你說，轉可以穩穩到手了。」於是將今日接到家信的話詳細
說了一遍，又嘆道：「我那死鬼老子在這銀子上面真個一點兒也瞧不破。其
實他單單剩了我這個兒子，偌大的家財將來總許着是我承受，何苦措勒
着毫不放鬆？我不過背地裏私支了他八千銀子，就氣得連性命不要在家。
裏濺天潑地的罵我，我都等候着他有這一天，嚥了氣，還能帶一個大
錢到棺材裏去麼？我此時也沒有別的希望，只在這裏等他的凶信。那時候
我同你快快收拾趕回家去，快活罷這牢瘟。候補知縣也沒有味道兒，況且
我也會聽見外邊消息，甚是不好。怕這大清皇帝還坐得不穩呢！甚麼革命
黨人，背地裏鬧得煙舞漲氣，一旦決裂起來，怕那些狗官不都是些刀頭之
鬼？好在我雖然在此候補，尙不曾領着大清的俸祿，也不犯着去替他出力。」

我也有我的主意。若是那些革命黨人果然成事，我便去俯首求降，少不得也會撈摸着他們的一半官職。不强如在這地方受這些官場的惡氣？玉青笑道：「你講話也須得仔細些，怎麼公然提起革命黨來？」萬一被人家傳出去，你可吃不了。還要兜着走呢！你說你們老爺病勢沉重，在我看倒不如借着這個名目向上司那裏請個終養的假，早早回公館去，等候着把一家的權柄攬在手裏，等候老爺歸天，所有一切財產方纔不至別有遺漏。雖然老爺是生着你一個兒子，你還該記得當初尚有已經死去的一個哥哥呢？那個嫂子又長長住在家裏，萬一有那白嚼舌頭的說是要平分家產，你所得的數目畢竟就不能無所虧折了。你仔細去想想看，我這話可使得不使得？華華拍掌笑道：「你真個是玲瓏透剔的心肝，你想出來的主意都比別人高得許多。我就在這些上面愛你，不過說着便攏近玉青身子，向他接了一個大吻。玉青笑着用手一推，說着看你這輕狂樣兒，實在有些叫人肉麻。奴婢們大家吻得。

都站在房裏呢。派你這樣來輕薄我。你既然真心愛我。你不會將你那夜叉老婆藥殺了扶我爲正。耀華猛然伸出一隻手掌來叫玉青擊着。說道誰也沒有這樣心。我若有半字虛言。我就是你養出來的。（隱隱約約預伏後文）

兩人又調笑了良久。耀華方才含笑出房。又去尋覓林福。將玉青適才一番議論同他去細細斟酌。林福也是極口贊成。耀華於是決意遄回故里。水陸行程又遷延了半個多月。及至到了省城。先是覓了一處房屋。將玉青安置好了。然後回家謁見父母。那林氏見兒子回來。倒也十分歡喜。詢問他在廣東一向的境況。耀華略略說了。林氏笑道：「這也罷了。橫豎像我們這樣人。家也不一定靠着做官去發財。既然在省裏沒有甚麼指望。倒是回家來學習。操持門戶。也是正辦。但是你老子在這幾日前。因爲氣你不過得着症候。好容易延醫調治。目下稍有轉機。然而仍是不能多進飲食。每日除得吃點糕湯。同半碗薄粥。其餘便一點不能下嚥。他一個人睡在書房裏。不肯。

見人見了人就要生氣你此番既然回來做兒子的規矩又不能不讓你去會他。一會只是你隨機應變不用再觸惱他倒是要緊。耀華點頭笑道這個兒子理會得說着就想向書房裏走林氏忙命着一個女僕引着他剛去書房不遠已聽見林杰在裏邊喃喃說話。耀華忙停了脚步疑惑是有客在此。同林杰談心那個女僕笑道老爺那裏肯見客呢他這幾月以來都是這個樣兒誰也聽不出他講的是些甚麼。少爺進去不妨。耀華一笑方才大着膽子走進書房早一眼瞧見林杰擁被坐在床上身邊連一個小使都沒有。耀華此際搶近兩步走至床側低低的喊了一聲爹。林杰初猶不辨爲誰及至凝睛一看見是耀華不由吼了一聲將身上所掩覆的衾被平空捲過一邊。至舉起雙手擬向耀華猛撲無如他是病久體弱的人那裏容得他施展倏的又倒下去已是有了出的氣沒有入的氣了。（如此父子父子之道於是乎苦矣可爲一嘆）耀華見此情狀覺得林杰同他全然沒有一點父子之情不

但不爲驚恐。而且怒氣填膺。更不去理會林杰。生死掉轉身子。疾便向外而走。還是同來的那個僕婦在門外看得清楚。恐林杰釀出別的變故。趕將進來。看視見林杰已經雙瞳反挿。大大吃了一嚇。更來不及招呼。別人忙用手法。在林杰身上亂搘亂撲。約莫有幾分鐘光景。林杰方才回轉氣來。猶自四面瞧望。似乎尋覓耀華的意思。那僕婦更不耽擱。忙回轉上房。將這事告訴林氏。惟有默自流淚。也說不出甚麼。自此以後。林杰病勢日益沉重。簡直不省人事。（林耀華之罪至是定案）林耀華自從撇下他父親之後。因爲匆匆回家。尙不曾與英舜華款洽。轉笑嘻嘻的跑入自家房裏。將住在廣東。一切情形大略說給他妻子。知道只將玉青的話一字不曾提起。舜華見着自己丈夫。自然異常懽悅。夜深就寢。耀華少不得又問起近來家中情事。舜華埋怨道。都爲你一個人不肯長進。已經將爹爹氣壞了身子。但是這層還是小事。八千銀子。你雖然瞞着爹爹。取出去。畢竟你同爹爹是父子之親。他

終不能奈何。你怎樣我單單氣不過我們那位嫂子這件事與他又有甚麼相干。他人前背後都拿這些話來奚落我。那一天婆婆將那益大簿摺取來給我看。他便明譏暗諷的又說不要再給別的強盜偷出去。弄出岔枝的事難保他在公婆面前暗中調唆。你是個顧頭不顧尾的蠢人我不過關照你以後對於這嫂子倒要留他點神呢。耀華聽見這話暴燥如雷兀的跳起來罵道好好這賤人他也來欺負我。我倒要前去問問他爹的銀子。竟是他的還是我的。要他抱這不平是何用意……說着披起衣衫便思量到書雲小姐房間裏去。舜華一把將他袖子扯着笑道你這威武樣兒給誰看家裏已經氣殺一個了。你還要鬧出第二場笑話來再叫人議論。不是耀華急道又是你告訴我又攔着我不要同他鬧個翻天覆地。你使量畢白兒出不。是安心要氣殺我舜華笑道我告訴你是叫你防備着他不曾叫你真個這。你

同他去廝鬧。我請問你，你便同他去嚷。吵你有你的理，他也有他的理。不過彼此亂吵一陣，又有何益？我們如今且放着他，好在他是個孤另的寡婦，任他利害也跳不過我們掌握裏。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我們慢慢的再去擺佈他，也不爲遲。你看今夜已是不早，還不快快替我上牀去安歇，眨眨眼，天就要發亮了。說着回眸一笑，兩頰紅雲不由的從腮頰上暈入鬢際。這纔把耀華的一腔怒氣平空按捺下去。喜孜孜的解衣入寢。（讀者觀於耀華夫妻之愛情，再一廻思書雲小姐冷落孤幃，覺世界悲歡迥乎不同，不禁使人增無窮之感。）作者如今且將耀華家事權且按下，緩表且說清廷氣運漸次告終。便在這幾年間，漢人種族之思益發，膨脹都覺得滿廷執政處處喪權辱國，大有不可一日與共之勢。禍機四伏，只待乘時起事。不料那些親貴尙不省得，還想用專制手腕撲滅黨人。這一年便因爲四川鐵路風潮，弄得舉國人心紛紛，渙散那些革命志士却好便借這個題目，思量大舉却好其。

時兩湖總督正是滿人瑞澂在位防遏黨人的計劃無微不至那裏料到在上的壓力愈大在下的抵制力亦與之俱漲巧巧在八月十九這一夜全營譁變立時遂逐走瑞督佔據武昌公舉黎都督出來主持一切軍政義聲所播全國響應不到三月光景已逼着宣統退位南邊便舉孫文爲大總統各省紛舉代表創立憲法說也奇怪好好一個數千年專制政體猛然的一躍而爲共和後來孫文一個轉念又將總統讓給袁世凱袁世凱是個極深沉勇毅的奸雄一朝大權在握便接着民主國的章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令各省選舉議員參預國政無如事屬創舉固然不乏文明志士出來躬膺艱鉅但是其中難保沒有許多人以爲議員位分是個升官發財的捷徑竟有百般的賄通選民按票價買將一個莊嚴神聖不可侵犯的代議士弄得魚龍混雜不辨賢奸內灰豪傑之心外騰列邦之笑這也要算得我們中華民國的怪現狀了……諸君諸君我何以說出這些頹喪的話叫人聽着不快。

活呢。我便因為我這部書中那位林耀華先生。他在前清時代做了一個知縣。不曾得意。却好聽見這議員二字。比知縣高貴得許多。他轉高興。拿出了他狡猾手段。全神便都灌注在上面。身邊那個林福。又是他參贊帷幄的一個軍師。狼狽爲奸。不消幾日功夫。公然竟將一位當選省議員運動到手。最妙的是他這時候却不比當初銀錢拮据了。林杰是一息僅存。懨然待斃。所有一切家政以及用款上收入支出。全是他在一手主持。只須揮霍些現銀。子自然那省議員的頭銜就不勞而獲。耀華這一番快樂真個竭情盡致。所以他的公館門牆上面便用上等硃紅名鑄。高高的標起省議員字樣來。誇耀鄉里。（迴顧前文。一絲不走。任是有人笑罵他。他也置若罔聞。每逢省裏開會時期。他一例的參預末座。好在他也沒有甚麼政見表示。老實按去支取他薪金。誰知不上一年功夫。忽然打聽得北京裏面鬧起帝制風潮。月取消議院。耀華私心籌劃。又覺得這議員名目不甚光彩。思量隨聲附和。同

林福斟酌不如竟將門牆上面議員字樣洗刷乾淨重新貼起他舊日知縣官銜來議尚未決不料他家庭裏又鬧小小風波不免將此事暫行延擱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林杰之弊弊在一貪字卒至因此自殞其身並無一人爲之憐恤戾氣所召乃生耀華在家庭既爲不肖之子孫在社會亦是害民之蟲賊雖無殺父之心實摶殺父之罪此回書中筆筆謹嚴已定耀華罪案君子觀於此而嘆家庭之無教育其禍甚烈又不獨爲耀華一人寫照已也以耀華之爲人而膺議員之選是豈民國之福硃箋頭銜炫耀鄉里猶其小焉者也一聞帝制發生遂乃舍新謀故彼議員諸公其亦有聞耀華之所爲而泚然汗下者乎或曰不有耀華之本領與其思想又安能爲議員

吾聞之嗒然 原評

前清以官弄錢民國以議員弄錢官與議員名目雖異同是一個宗旨同

此一般人物不過乘時蟬蛻耳。戰地鶯花錄中祇有一林耀華。中華民國內正不知有若干林耀華也。玉青勸耀華弑父爲的是要用錢而林福力阻之爲的是怕丁憂勸的理由更奇。然寫妓女便活是一個妓女寫狡僕便活是一個狡僕神情口吻無一不肖。若令作者以著書之才易爲演劇吾知一日粉墨登場生日淨丑當能各盡其妙也。獨鶴評

第四回 舊知縣頻遭月旦 新謫員重出風頭



新民圖書館兄弟公司出版目錄

李油著戰地鶯花錄	洋裝二冊	定價大洋三元六角
蒋兆祥著莊子淺訓	全二冊	定價大洋一角半
王金著周劍雲編商業實用全書全二冊		定價大洋一角半
李東華著孤鴻影彈詞	全二冊	定價大洋九角
楊塵著儒林新史	初集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周劍雲著小鳳雜著	中集印刷	定價大洋六角
陸旋編婦女解放畫報	全平裝十八本	定價五元四角
但杜宇繪國恥畫譜	中集售每本	定價大洋六角
吳奇緣著游俠外傳	定價大洋七角	定價大洋六角
范漁編歷代名人小簡類編	全四冊	定價大洋一角半
張英毅女士編舞踏術	定價大洋六角半	定價大洋一角半
王文英編步兵射擊教育法	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半
新編黃曉朝鮮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二角半	定價大洋一角半
新彈詞埃及慘狀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一角半	定價大洋一角半
陳炯明歷史	定價大洋四角半	定價大洋一角半
新編恨風琴戲曲譜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一角半
許指瑕編新編黃曉朝鮮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二角半	定價大洋一角半
王芝亨著武術問答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定價大洋一角半
上海總商會新編商品陳列所展覽會紀念片	全套十四張	定價式角四分
最近名優化裝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